

寶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六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贈工部員外郎朱公墓表

上海朱象岡先生以隆慶壬申十月二十日卒萬曆癸酉十月十有二日葬肇溪之南原御史大夫潘公爲志墓宗伯陸公司寇王公沈嘉則王百穀兩徵士爲之傳旣三十年季子季則舉進士爲信陽守考最贈先生如其官季則旣擢工部營繕郎會

上建儲行慶復贈先生官如其子季則奉制詞更題先生之墓而屬某表墓門之石以昭示永永先生名察卿



張

字邦憲其先世自姑蘇徙家松江之上海七世祖仲雲善詩六世祖克恭善易五世祖木善春秋善黃石公三畧上安邊十二策麒麟頌士林稱之高祖元振善屬文曾祖佑以鄉舉仕南昌郡丞祖曜以明經仕清江提舉父豹以進士爲邑令拜侍御史知福州府蓋自勝國至本朝殆三百年文苑儒林蟬連不絕江左聞家以爲稱首云先生少受春秋十五補邑弟子員二十爲太學生所治博士家言同人無不誦法一再試不第棄之而專攻詞賦之業其詩興寄清遠音節諧暢出入高岑錢劉間而藻秀過之使寒儉粗豪者望之色奪其文考隲精

審剷琢細緻春容大篇上軼東京而隋削小語下撮柳州之勝其腹實而心虛人或有所彈射則修飾之潤色之不遺餘力片言隻字稍不直意輒焚其草一時文名蔚起四方鴻生鉅儒靡不折行輩內交客以徵文至者雖應酬匆午操觚立辦更不憚再三揚摧務厭其意乃已江左一切慶弔事得先生文重於百朋九鼎客或掩爲已有先生輒焚其草大丈夫乃以筆札作優孟耶今所傳邦憲集財十五卷精整無瑕此其博學宏詞之大畧也先生貌清揚而皙美鬚眉腹便便肥白如瓠人樂就之復好客座無客不歡客無日不滿坐又饒酒德善



張  
吳趨子夜白苧諸曲與絲竹相和長干平康間婉澤膚  
彩及工歌舞者召而佐酒酒酣以往先生起舞度新聲  
諸伎人人自廢客舉酒相賞累百觥船申旦不休而先  
生色益和禮益恭客以此益廣急人之難不啻其身其  
人非素練驟而歸先生先生必應之卽力所不能必爲  
曲濟之陳給事謫郡倅福州公弟子也黃明府某令上  
海有惠政其卒也經紀其喪甚具族有隸尺籍伍符者  
歸而索族人裝聚訟不休先生割田數十畝以爲歲入  
族不復有爭言故師事慈谿劉損齋終身誦之子孫累  
世通家休戚相關切韓進士貞謙死無地捐地葬之韓

山人俞臣死無木市木殮之奴產子死爲文哭之故人  
妻孥不能自存者歲時問遺之內外宗待而舉火者咸  
數十百人此先生慷慨俠烈之大畧也食客日衆而好  
施日甚或諷先生將不可繼先生曰郭代公范忠宣何  
如人哉吾師其心耳而視不義若浼陳郡倅黃明府以  
先生爲重客邑人因先生白事卽兩公亦謀爲先生地  
倅吾遂不生活耶士貴自立柰何以居間取潤趙尚書  
文華故善福州公有寵于  
上奉命視師吳越勢甚張守令長跼庭下不爲禮獨好



張  
語上海令吾故人子朱生安在可與偕來令大驚媿初  
不識先生而爲先生治樓船共張先生固辭操舫艇往  
謁尚書尚書執手而勞苦之生欲官乎謝曰力不任欲  
金錢乎謝曰有先人敝廬薄田在尚書大笑爾父駮宜  
得此駮子禮之別舍而時與對酒投壺弈棋爲樂尚書  
躁而很故時睚眦之忿必報而先生從酒間以滑稽解  
之然卒不識其姓名而有梁將軍者持三百金爲先生  
壽先生麾之去吾若以金錢故爲尚書客何愛此區區  
者尚書尋敗門下客散去或更姓名自免先生絕不連  
及而恒涕泣爲人言尚書誠負國然不負吾父子媿吾

鄉者重自全不能面折廷爭使至此極耳先生事母蔡  
夫人就養無方母沒而柴毀聲色杯酒之奉三年不御  
而其兄與姊皆有子而孤子之甚於已子病且革聞其  
從兄以二女子付絃工學秦聲上書力言不可狀此先  
生孝弟忠信正直廉潔之大畧也先生之友吳則文待  
詔徵明王司寇世貞許太僕初陸璽卿師道歸太僕有  
光文學彭年黃姬水周天球王穉登越則張司馬時徹  
余太常寅孝廉張邦仁左丞徐中行沈九疇沈少傅一  
貫山人沈明臣郡守屠本峻楚則叅知吳國倫同郡則  
陸少保樹聲莫右丞如忠何孔目良俊潘尚書恩張知



事之象董文學宜陽馮處士遷顧光祿兄弟從禮從德  
從義皆韋布往還久之胥爲名臣令士其負人倫鑒若  
此先生子八人家學家賓家敎家法家風家聲家禮家  
政人擬之荀龍家法卽所稱季則者也先生元配唐繼  
室沈再繼張皆以季則贈宜人沈宜人者季則因母也  
婦德母儀與唐宜人詳先生自爲狀中蓋文人無行結  
習固然而先生厚德高誼章著乃爾且以貴介公子長  
爲諸生沒世而無愠色子孫多且賢在朝在野象賢若  
一天言命之國史書之名與實俱美福與德俱懋沈嘉  
則所云近世罕儷者信然哉余誠不佞不以一繕部郎

諛冢中枯骨庶幾中郎之于有道云爾

### 高行贈大夫莫公墓表

萬曆初元不佞官京師于時觀察莫思卿爲浙舉首浙  
士大夫賀得人旣十餘年有大梁之役思卿方自許州  
守擢司寇尚書郎許人誦之藉甚又十餘年有川西之  
役思卿以觀察治兵川東握手如平生歡已而承筐稽  
首曰吾遲子久矣不虞得共事茲土維是先人墓道之  
石敢介紹僚案以煩吾子而思卿里人顧陳兩公皆觀  
察蜀數爲不佞言莫公吾里隱君子月旦最著公名文  
昌時泰其字別號南軒居士世爲錢塘西河里人其系



可知者八世祖子通子仲弘元西湖書院山長  
明高皇帝徵不就子惟一自西河遷泰和子純弟兄不  
析著伯子瑀仲子璠叔子封御史璋季子郡丞琚伯仲  
季皆有詩名而季文爲循吏季子宗祚配沈碩人是  
爲公父母而伯子子宗復配顧碩人始無子以公爲後  
宗復公有至行沒而人私謚之明善處士其晚年置側  
室蔣舉子文明而公爲大宗公元配楊宜人無子以沈  
宜人助進舉三子長庸字登卿次易次睿即思卿而易  
出爲再從父嗣元後公方六歲事所後父母能曲中其  
歡稍長治博士家言良工而明善處士老授公家秉公

年才十一任之裕如宗老賓客過者見童子當戶無不  
灑然色動也已授公賈賈人設知巧仰機利公沈密覲  
慎俯拾仰取他賁貸不急責息客有遺金于肆閱數月  
歸之市物或直過羸謝不受吾不忍欺人實自欺耳士  
人某以物來質旣授之金士人疑不相當公察其色爲  
封識所質後二年士人更來道前事公笑曰吾鄉者故  
知之今還君故物士人歎服而去惡少年爲贗鼎相冒  
公不復問掘地瘞葬之類孫叔敖斬蛇之義焉家人負  
販牟利公輒不樂吾聞古人拔園葵去織婦乃公有天  
幸居積歲饒奈何使匹夫匹婦不得餬口也家衡量殺



公府之一以爲當疎節闊目師意自好時恂恂如不能  
言言必可復樂稱人善亦不憚規過所執雖責育不可  
奪亦不求勝所惡不避親昵亦不蓄怨剖藩籬去城府  
風日小佳呼艇子西湖上酤酪擊鮮與二三老人燕遊  
亦不沉湎流連御子姓臧獲無狎容亦不輕叱朴食指  
累千周給衣食瞻察疾患甚備布冠浣衣服之無數亦  
不嗇施三黨緩急倚公安危聚多勞問相繼亦絕不爲  
居間忌者中以大獄貲寢落亦終不報爲人後十五年  
而明善公卒賴公幾殷富父妾匿其橐過半若罔聞也  
平居多所博觀外家之語諸宿學徵事扣之立應故善

臨池尤長八分所爲詩冲澹清遠以自娛而已課思卿  
兄弟爲延經師脩贄甚恭而期以光大前人之令緒時  
時詔之吾家自山長公肇基凡爲侍御史若佐大郡長  
大邑者相踵諸文學不與焉夫士卽浮雲富貴然而顯  
親揚名非此無繇而曹勛哉三子奉其教卒爲名士公  
生成化甲辰二月八日卒嘉靖辛酉八月十日楊宜人  
生成化甲辰六月二十有六日卒嘉靖乙巳六月十有  
八日沈宜人生正德丁卯七月二十有三日卒嘉靖丁  
巳九月二日其稱宜人及公之稱大夫皆以許州守考  
績最封楊宜人事公壯年宴私不介乎容儀寢疾十年



所卒沈宜人事公暮年家中葉與女奴同操機杼夜分不絕聲所爲布帛特美好而市之佐諸子讀餘以供宗親隣里交往施予公藉之佚老坐不勝勞亦先公卒公墓居祖父于佑公旁楊宜人居公右沈宜人居公下皆所自卜也李某曰虎林萬貨之湊百技淫巧奇表壽張之所窟宅也賈而好行其德如莫公萬不得一焉公家世多儒生以經術用世公少故爲儒是以中行獨復諸子則而象之無論思卿卽登卿白首縫掖體氣高亮狀公行事數千言具有典則矣夫儒大用之則大效小用之則小效國有六職無一可廢者也兩觀察言公隱君

子有以哉余故不欲以爵掩賢爲表曰明錢塘泰和里高行贈大夫莫公之墓而並著其事於石之陰

贈奉直大夫張公墓表

歲己亥余入蜀則播曾方負固不服而黔當事者喜功輕用兵其春黔是以有飛練之敗蜀少年新進不務厚集師而亟責二將驅市人張空卷殉之其夏蜀是以有綦江之禍絳人張君與行爲重慶守獨持重計久遠卒不能勝衆咻坐罷矣去之可十年余游晉使人問君無恙君以書來言不佞拙宦徼天之幸衣金緋稱二千石所最恨未以其官貴先君子而思能爲先君子不朽者



莫如公往備屬吏不敢請徼天之幸公辱臨晉國先君子有厚望焉稽首奉書以墓門石乞言余稔知君長者不誣其親爲之表曰贈奉直大夫後山張公之墓而稍次第君所狀行實記之左方大夫名真字子純世爲絳州南窰莊人所居負山因以後山爲號曾王父貴王父聰父益潛德不曜父受室于丁生丈夫子二人伯氏本官慶陽府教授大夫爲仲少時從父賈秦之上郡雕陰榆中諸當路塞其贏得過當父大喜乃公以若兄儒以若賈儒所獲孰與仲多乃公休矣授若以事大夫則輦其父歸而身行賈每歲時省覲陳橐中裝于庭告先靈

而後藏之繫表箴管纂組小物必以奉母分賜諸兄弟娣姒無私貨也鄉黨宗族稱孝弟焉在上郡有僧行乞輟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爲此細事寧足博名高大夫曰吾食有餘而彼不足損有餘補不足天道也僧因附大夫耳語極知公長者嘗掘地而得錢如困窮不曉所從來以畀公大夫固辭聞之塞翁得馬非福吾非逃富蓋逃禍耳僧謝曰柰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錢主迹盜多所連染上郡人誦張仲子廉知自將非常情所及也嘗貸里人楊氏子百金楊氏子病殆矣舉子母還之楊氏子曰余藐焉疇依



持此何爲大夫不可內諸其篋而去南遊雲間晨寫盥水于地水入令辟隙中如注發視之有錢一罌遽掩之其曙義利之辨不以冥冥墮行如此以故在布衣之位鄉人嚴重之解紛息爭奉其言不易余讀史記貨殖傳猗頓用鹽鹽起行事不少概見子長家龍門猗氏比壤知其富厚必大過人然何足列士君子之林名垂竹帛哉大夫產龍門猗氏之鄉義不苟得心不欺幽獨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班孟堅短子長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藉第令大夫生子長時未必傳余不文媿子長爲述其大致歸然者晉之富不可及也猗頓爲雄張大夫

以其義倍之什伯千萬矣大夫得年四十有三卒時重慶君財年十二又十二年而舉于鄉已令容城贈父容城令已守滄州贈父滄州守于階奉直大夫故表其墓以大夫云夫公何假一大夫重重君命也

封樂安令王翁墓表

余分部虔州時延見吏民吏民往往言今襄陽守王君之廉能均田爲諸道最蓋君嘗謫虔州從事云其後罷歸而君守襄陽視余郡猶股肱必聞其政良哉二千石也久之讀姜宗伯所爲碧山王翁墓志與君所爲狀則知翁貽穀長遠矣翁諱允文字美中永嘉人也王於永



嘉稱右族無偶者翁父儼娶於薛生翁年十六而父卒父故豐產宗人嫉之使長其戶之租庸割產十八猶不足謂翁豎子齟齬且立盡翁習勾股算法人不能欺復割產以償諸征斂無藝者宗人乃已於是從師受書與諸兄憲副叔果叅知叔杲族子孝廉燾同學弱冠爲邑襄陽成進士令當塗時江陵相法在必行捕盜不滿品者左官翁坐不得貶封襄陽殊缺然翁獨安之第令兒以酷吏著聲卽取一命榮我孰若野人逍遙旣謫虔州師事廬陵胡廬山而友南海唐仁卿學大進翁喜見眉

問是勝九遷其官矣稍遷樂安令考最封翁如其官拜命之日則翁覽揆初度也春秋凡七十人以爲異翁孝根天性在外孰聞父喪徒跣號泣而歸路人皆泣枕由以搗肌肉如削已恐貽母憂破涕謬爲歡即米鹽織芥必稟命而行母年垂九十卒翁於禮不致毀矣哀苦與喪父同外父老而貧迎養之其家二十年鬻衣治葬女兄女弟各二人甚睦偕先卒念之輒泣下自少逮老三黨之戚四隣之衆人人愛敬翁也貌若和易而動循儀則室中器具拒拭鯽鯢作字未嘗不正襟少好著述日閱經子史以類編集於六書之指尤晰當食貧時處之



晏如旣以子貴事從挹損郡禮爲鄉飲賓一往不再赴  
永嘉饒山水探賞殆遍其後省襄陽當塗挾一奴先走  
金陵觀諸名勝襄陽守鎮江奉之游京口金焦北固窮  
其勝而歸欣然若有得者未幾遂卒子孫請治命曰彊  
爲善而已矣翁生正德丁丑五月八日卒萬曆壬辰八  
月二十有九日年七十有六娶張孺人偕老儷德子三  
人長繼明卽襄陽君次繼旦繼昭孫六人女孫五人馴  
謹大都如翁富與貴人所欲高大其門容駟馬車賢者  
猶責望於後人翁自富之貧自貧之貴操行不易是難  
能也翁子友方子謙數爲余言翁居恒語襄陽孺子不

悉吾所以減產耶有司不飾簠簋誅求過耳慎母蹈之  
吾父吾王父積行累善吾母吾王母守節立孤孺子乃  
有今日人患無德豈患貧哉抵當塗署中旬日便歸無  
以乃公甘旨爲令費其來鎮江不遽歸若就其子訣者  
襄陽仕宦二十餘年著清直聲守先人之敝廬長子孫  
迫隘不容卒無尺寸加於舊廉吏人羶其名然何至以  
天下儉親假令非出翁教諸子奉之畫一君何以成其  
廉余故特表之以勵夫世之爲人臣爲人父子兄弟者  
贈羅田令王公墓表

往余校士韓城得卷不類韓城語則今羅田令王惟德



高陵人也召而與之言不類秦聲則從其父賈江陵久矣惟德山立玉色有大人風範余已試高陵後期因令與韓城生同試故露奇穎乃爾又五年舉于鄉七上春官不第將謁選人余尼之惟德飲淚而言傷哉先君子以褐寬博終也幸而領一官精心其職得微絲綸片語爲先君子榮足矣遂就羅田除三年考最以所居官贈其父而錄制詞示余此邦翰所日夜拊心泣血者也今日焚而告之宿草之墓乞先生一言表墓門石以章君賜公名克倫字敦夫所居昆沙鎮南漢五陵北里人稱雲夢山故以雲崖爲號初王父夢老人授以桃大如

盜曰種之可得佳實已而公生眉宇不凡王父拊其首自喜得綏山一桃亦足以豪乃在此子矣王父尋卒公孩提能哀年十二父母復卒居喪情至而不廢禮免喪從族人賈江陵江陵故郢都負郭沙市旗亭駢坐大駟鬻良雜苦爭錐刀之末態不可勝窮而公能鑒別之江陵人私怪無謂秦無人是童豎也而智過丈夫其所挾貲甚微細與傭保雜作薄飲食節衣服寢羸則遡江而之蜀問卓王孫懷清臺故事徘徊躊躇其間因以悉四方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耳目廓弘心計愈益精要以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行如流水得范蠡計然積著



之術十年遂與千戶侯等而公日務爲德歲饑窶人多  
取食焉其族能任賈者與之本業不問子錢凡數十人  
皆以貲雄楚蜀間楚蜀人有所乞假無不立應待舉火  
者數十百家舟車所至其知故婦孺望見輒攜酒脯相  
勞汛掃以待公來唯恐後或投贖金給公公受而棄諸  
地同事者忿不平盍反諸其人乎公曰母令更欺他人  
晚而歸老故鄉悉取笥中券焚之江陵人流涕不能別  
而徵文于能言君子以寵其行久之羅田之江陵江陵  
人聞公已卒皆相鄉而哭失聲忽一老人執羅田手而  
勞之若非高陵王公子耶因泣下沾襟指其室吾婦子

于翁晝一瓣香暮一炷燈未嘗忘王翁也公以賈起家  
而好儒自其天性教羅田兄弟必擇江陵名士由迪之  
十年之中凡六更師羅田文學政事卓爾不羣有自矣  
公生某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若干葬于某  
元配陳羅田之因母呂皆贈孺人子女婚姻詳宗人進  
士某誌中余爲表其大者昔司馬子長傳貨殖儒者譏  
之余考所謂知足權變勇足決斷仁能取予彊能有守  
于吾儒固有合者鴟夷子七策旣已施于國欲用之家  
白圭試有所長非苟而已豈盡無當耶貨殖如王公其  
事類儒生夫亦不用于國而試之家者也余讀制詞質



行之士非必儒其服也而有儒行焉大哉王言與子長相發明非王公孰能當此者乎

孝廉上官公墓表

嘉靖甲子余與上官射夫同舉于鄉公長身玉立類所謂列仙之儒居山澤間形容甚癯者與之談佳言如屑驚其座人度公必且以功名顯而六上春官不第尋卒矣卒之二十有四年君二子茂才過余乞表公之墓余同榜兄弟九十人者歷四十餘年十財得一二而公復蚤世未及爲縣官效一日用余不佞幸而後死是何可令公沒沒無聞也公名繹射夫其字上世爲吉安永豐

人曾祖習經始徙吾郡之荊門州一傳爲任高再傳爲弁弁娶周孺人則公父母也先是里父夢麟游公家已而公生里中人持牛酒相賀是必英物其在孩提敏惠夙成應對捷給父深異之八歲就外傳與諸央亡小兒絕席無何母卒啼極無聲嗥啜而已其事父候伺啓居抑搔痲癢視食飲所宜蚤莫無倦尤謹于侍疾廢寢食者三月十六補州諸生益通習六籍百家之言爲舉子業情理綿密風華秀令曹偶推讓弗如也二十三父卒蓋公垂第矣父庶幾親見之而忽然以故公哭父慟彌滋甚顏色戚醮旣免喪郡守縉雲鄭公督學使者連江



吳公皆拔公冠首登鄉試第二十九人當鹿鳴燕泣不自勝同人方伯吳士彥輩詰其故公飲泣而對曰是日也實生不穀父母劬勞以有今日而今安在哉同人無不嘆異其或失怙恃者亦爲之泣下沾襟也公事母兄甚莊以文行相砥礪而庶母弟二人少孤爲之封殖其產而督課其學以不墮家聲伯兄疾公侍疾如侍父伯兄喪公執喪如喪父而諸弟不能無貳心或以非義相加公務爲優容復坐傷伯兄過遂相繼沒矣公父卜居東澗因以爲號羅文恭賦東澗草堂詩公繪圖座右別號思澗以志終身之慕羅文毅又嘗爲其王父進脩齋

作贊及他薦紳學士所爲詩若文合而鏗之梓歲時展墓若舉常祀若宗人會食必垂涕而疊疊誦說之以相風勸其于王文成公之學亟所服膺作童訓爲目二十有八本之脩身姚方伯劉廷平王庶子叙之以爲過顏之推家訓非上官氏之書而天下後世之書也賓興十有八年未嘗請謁有司江陵方貴重其諸公子欲連姻公公謝不應舉主州大夫應公不爲握齟苛禮每過從公必留旬有餘日而後返公言不及私事關通國利病輒僨贊其興除營家廟輯家乘倡文會以身爲率交游故舊婚姻鄉黨貧弱賴以自全及焚券棄責推食解衣



者其麗不億生平無聲色之好射獵博奕之娛居第有  
爲園樹千章花竹稱之魚千石畦蔬稱之其中方丈室  
置圖史琴尊日抱膝諷詠其中暇則課童僕農桑與田  
庚褐父論叙先民遺事佳客至平榻連床敷衽論心三  
才萬象靡不探究雅歌投壺命酒解勞飲不必醉醉不  
爲亂少慕尚子平五嶽司馬子長萬里遊而年四十有  
三志不克就是時三子或六七歲或僅數月爲手書貽  
之生寄也死歸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天吾何所憾  
維是荷國家寵靈借計吏上公車曾無所表見於世良  
用爲慚是在孺子三子者曰守初曰守裕曰守祉裕社

懼遏佚先人之名實徵文傳之公不亡矣荆門多貴善  
田富者連阡陌與封君比入往往而是上官其最知名  
者也自公始以儒術起家儻所謂邁種德者耶余考上  
官受姓出楚令尹子蘭代有聞人要之以宦業著惟宋  
怡超兩君潛德弗耀其行歸于孝弟公行事多相類故  
爲表之以俟夫述世本標郡望者討論撰次焉

貢士朱君墓表

靖江獨峯朱君年十有五游于學三十有六貢于國五  
十有八卒于家從弟庶之狀其行學士江陰張公銘其  
墓蓋三十有一年而不佞如靖江訪君從子光祿正初



因從其子正約正健游甚歡也一日執雉而過某請曰約兄弟不類上之無萬家守冢次之無原氏阡以淳耀惇大先君子而有天幸太史公辱臨敝邑則惟賜片言表先君子之墓不腆松楸其庶免於芻牧樵采又以狀與銘爲未翔實也更錄其軼事令其得併載焉君諱寅之字本脩人稱之獨峯先生先世太倉人高祖遠爲政和簿始徙家江陰馬馱沙久之割置縣祖岩入粟爲衛指揮使而朱氏稱著姓矣父心水居士軒母劉碩人君生而情譔日誦千餘言師事姚江諸用晦先生先生故民曹尚書郎屏居田間教授生徒所著錄滿百而獨器

君才嘗雪夜試石文搨管研思立而仆地君不自知也文成而諸先生瞻見之大稱善旣隸邑諸生弱不勝冠直指使者校藝拔君爲首會父喪怨家將不利于君乃跳之金陵居數歲難定而從兄新城少尹迹得其處攜以歸于時文成王公倡道東南君與從兄觸熱負笈往師事之晝講貫夜計過歸而學日進試輒冠首遂以貢入太學蓋特舉云方君出亡時田廬沒于人手衆謂君必屬怨而君了不措意大丈夫顧七尺軀何如耳勝敗若化儻然而來者儻然而失安足較耶少尹爲經紀得不足資用君激昂重事人而奉少尹婉約從逸務當其意



少尹莊而君任達見則齋栗夔夔如也少尹中葉偃蹇  
赴選人君捐橐而成行伯兄固嘗齟齬君君姤其讒慝  
結其親暱病且革爲後事畢具比君沒伯兄洵涕曰吾  
幾負吾弟其於文好盲史腐令二家言而爲時義所奪  
未能深詣其於家政不爲米鹽瑣碎男女干指奔走承  
序君間一考訊其阜從事有業時無廢功館宇庖湍汜  
彗整潔書史几案幄幕壺觴之屬妍美有度公田一區  
君主藏爲之關籥蕃籬而遠備閑之歲時伏臘治粢盛  
牲牲具宗人以祭先而繹其徹俎酢爵盡飫儲其餘以  
周婚喪之不給與朝夕之急者衆莫不奇君能也少受

知邑令易公及丞故廷評韋公給江曠田千畝佐讀公  
暇恒招致君揚挖今古夜分甫罷客或丐君居間艷然  
去之若將浼焉方壯入太學會

世宗開三途並用之制貢士或至列卿臺省而君雅不  
欲以貢起家後十年制寢陵遲而君愈自負與世俗相  
左客或勸君出君謹謝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  
可強成旣無老謀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卽仕不爲膏祗  
離咎也終其身逢衣淺帶而已國初置博士弟子員邑  
不數人食之以廩歲簡而登庸之其意氣發舒而多自  
愛必足賴也輓近世弟子籍日增廩者不必佳不合廩



者優容不得斥士無賢不肖徂嗛嗛之食班序顛毛可坐得官貢選從此益衰矣夫豈盡士之罪哉參養深而振德疎時過而求之晚也君生不逢時能爲高不能爲下能爲大不能爲小竟崔隤以沒察其微指有足悲者焉君娶于曹有子三人正穆娶于薛邑庠生後君卒正約娶于劉正健娶于張皆太學生穆之子肇某約之子肇某健之子肇某約年六十矣產雄其鄉屹屹工舉子業恥與貲郎伍健有美才而家赤貧婦子時啼饑然不向人索粒米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信哉無忝爲獨峯君子矣君之族奕世載德其以理學文章才品意氣著聞

者相屬君皆具體而不大顯故爲表之如右君生以嘉靖某年某月某日卒以嘉靖甲寅八月二十有七日葬以丁巳二月七日墓在祖隴之東南與曹同穴禮也

鄉祭酒王公墓表

朝邑距蒲州四十里而遠賢科宦業之盛財得蒲十二三不佞往校朝邑士其文詞多雅馴不襲人口吻而今郡丞王惟大爲冠又廉其人倜儻瑰瑋特下檄旌門其太父常齋公尚無恙喜曰吾王氏千里駒逢伯樂矣越一年公卒郡丞舉于鄉慟公不及見也郡丞不得志于春官謁選人除貳成都又中讒左遷守應州考最得以



其官贈父慟公不得逮也既擢丞濟南郡以繼母喪歸復除建昌展公之墓而愀然流涕吾位下大夫不能徼一命以光祖德使一介不遠千里而來奉書乞曰有容席先太父之靈以有今日而太父行事不著于春秋卽先君子目不瞑惟先生一言爲不朽不佞宦秦時故知公長者欲有所褒異以非職守而止今表何得辭按王高邑爲公狀公名來聘王父名文美父名紹母徐媪父同產兄名崑崑子世卿世卿以子學謨貴封戶部尚書郎世卿少孤王父簡諸孫中器公而使爲之副公事從兄屏氣而言納屨而行從兄于公亦俛和之而治家類

宣曲任氏必田畜所出方衣食公事畢方飲酒食肉故田益治積粟益富而以其贏服賈轉轂以百數擇人任時息常倍蓰王父大喜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此吾家所由興來聘式穀似之矣已而王父病公抑搔痲癢扶掖臥起浹辰累月以爲常王父亟憐之舉其故衣衣公以崇獎慈孫至今子孫寶之每祭陳于庭示無忘也從兄語公秦俗薄恩禮好生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吾固病之今與若非患貧也而食指益衆寧能保無貳心公曰唯兄命從兄乃召三黨之戚籍其器用田廬而析之公一無所問會司契者爲流言公昇其



器用還兄所而置其田不耕矢于神吾不敢負吾祖若  
吾兄其不然者神則降罰而公之父亦已令三子析箸  
而居見公來復析爲四以田二百畝券授公公固辭兒  
鄉者以祖命違大人色養數十年今何可受產且奪諸  
兄弟之有諸兄弟卽無言吾寧無媿于心乎父重違其  
意然私念此家戶所常有脫有後言柰何以所析券畀  
其弟來朝等藏之父喪公獨經紀後事諸弟出券以進  
此大人治命也兄無卻公爲大慟焚其券以告夫必致  
父命必不受父命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父可無憾矣  
而主事公之母卒公哀之與因母同博士弟子高其行

合辭而白之邑令禮公爲鄉飲酒上賓公復固辭而會  
今上踐祚詔舉民高年有行者賜爵一級爲壽宮邑以  
公應詔公不欲褻章服見上官子姓曰君命也非邑大  
夫之私也胡可逃也強起服以拜賜尋笥之而日褐寬  
博與里父過從從徵逐自如數訓誨其子孫四民之業惟  
士爲尊然而無成不若農賈吾所謂成非科名富貴爲  
人子孝爲人弟弟而已蓋公自道云居恒恥夫有初而  
鮮終者以常名其齋人因號之常齋翁年七十有五質  
行不爽娶蔚令人可方萊婦鴻妻子二人學誦學誨雅  
行躬耕學誦卽郡丞父孫八人郡丞爲仲曾孫若干人



不忝烏衣門風其上世自山西洪洞徙居邑北陽洪里  
已徙邑西高城鎮墓在鎮東南不佞嘗觀漢鄉三老孝  
弟力田與邑令丞尉以事相教復無繇成蓋有古鄉舉  
里選遺意自後壽民輒予官大氏由賄成無德舉者必  
求孝弟力田其人王公其選也寧惟王公母弟交讓亦  
有足多者焉夫朝邑所少遜于蒲賢科宦業而已布衣  
之賢如王公固一夔足矣

蔣次公墓表

余友汪仲淹始受室蔣蔣沒而仲淹每爲余言未嘗不  
涕洟也則又曰吾婦之賢實得之其父余旣已稍聞蔣

次公行事無何游武林而仲淹以公中子太學生茂弘  
見其人循循儒者久之請從余游姑蘇問所以遊則曰  
今天下文章家能以隻字華袞人能生死而肉骨者無  
如王司寇汪司馬不佞希任于司馬有葭莩親義當不  
忘先君子將徼惠于司馬而見王先生乞爲銘先君子  
墓以仲淹之辱于子也願以表屬子蓋言出而涕從之  
而復手仲淹所爲狀眎余曰是夫也慙不阿私所好子  
其無辭按狀公諱克恕字行之晚以小字行曰延保其  
父泰仁其母胡其妻羅其副室呂其子三人希參希任  
俱婿于羅希禹婿于李其女二婿獨仲淹其孫七人國



卿朝卿玄卿支卿者卿懋卿某卿女孫一所婚嫁皆問  
中聞家其卒萬曆辛巳八月十有三日其生正德庚辰  
十有二月十有五公生而神丰標映泰仁公使從里  
師授經不屑也則走星源知其邑先生游儉者績學善  
屬文遂行贄焉星源人好嗇而公以富人子寄食都養  
日飯脫粟才二脯甘之如飴游先生深異之忽一夕大  
水蕩其室廬囊篋殆盡乃歸泰仁公笑曰孺子嚶嚶思  
以儒生起家身且爲魚吾家世貨殖不可忘先人之業  
孺子商而伯兄賈公唯唯伯兄者克忠也公所爲商凡  
二南武林而北清源舟車輻湊號曰陸海其人徂詐其

物價低昂若鳥獸舉而公有心計善與時逐息入用饒  
已復之廣陵鹽鹽業大起泰仁公顧其橐中金曰假令  
孺子爲儒當減仲之產安所得此居頃之泰仁公與克  
忠相繼歿而克忠有子希文善病公語希文吾不終爲  
儒以成而祖志也吾得爲良賈以從而父策也吾欲使  
汝賈如汝母何欲使汝儒如汝病何吾欲使汝處乎儒  
若賈之間內奉母而外友天下賢豪長者惟太學可耳  
希文之游太學公實資之云公母事嫠嫂而子希文歲  
時伏臘所薦奉必美好者嫂嚴重小不可卽諱公公謝  
不敏而希文竟以瘵卒公事嫂愈益莊希文之子三呱



呱泣也公亦泣吾始代而祖爲而父父今代而父爲而父夫而父孤一也而兄弟第三而父之母齒長矣而母少不能持門戶其借我食寢閩以內有而世祖母若世母在閩以外乃公與而世父任之仲淹請間謂公食指衆矣何不人授一室使自便公曰吾幸席父兄之貲脩而息之吾兄與兄之子曾不得受享焉吾安能獨溫衣美食自愉快乎人心不同有如其面以是藐諸孤日夕視吾所出入甘苦同之後必無間言且庶幾練于事情仲淹不能難至於今希文之子世其家不忘公亦不失禮於茂弘昆弟乃知公慮深遠矣公友愛不獨其伯氏有

女兄爲羅瓚汪鶴婦瓚瞽而貧賴公舉火爲其子萬五行束脩受儒學萬五死瓚于公平終鶴從公賈匿其貲歸而斥督亢田公置不問鶴心愈疑乃更言公負其千金且訟之官公卒不自明鶴爲內媿謝過公嘗以千金成豐樂橋通政張公寰題其柱自豐樂至容谿三十里而遠治其道如砥樹可蔭亭可憇行者誦義焉歲不登折券棄責發廩粟爲糜以食貧者諸所施予事多不具論而其大節乃在兄若姊方其病困京口也趣駕還武林呼希任而屬之凡吾所以事兄若姊與兄若姊之子者孺子因之吾始所以不爲賈吾賈所以不倍儒孺子



思之吾不負吾父吾兄於地下孺子幸無負我趣主人  
爲具湯沐遂瞑公之篤於倫蓋死而後已也李生曰國  
有四民士爲上農次之最後者工商而天下諱言賈新  
安賈人生而好援內貴人死而行金錢諛墓者之門以  
取名高士大夫至諱與賈人交矣漢設科取士首孝弟  
力田新安地千里山陵居七田居三一歲食仰給四方  
居半夫安得田而力之夫安得不爲賈賈矣與眦庶何  
異卽有材智氣節行不能出閭閻之外舍孝弟安之乎  
先王之法鄉舉里選以次而升于朝曰賢能書今其法  
已廢不舉而賈人有孝弟者又諱不爲傳何也次公之

族環黃山百里而居洽舍綰轂其口族衆數百千人所  
指名富賈亦鉅萬至次公而始知有儒至茂弘而儒有  
緒余嘗見茂弘子女卿瑤環瑜珥稱其家兒茂弘晚而  
游王司寇司寇愛之戲謂仲淹若酒豪不若茂弘酒德  
蔣氏且以儒顯美哉次公始基之矣余故爲蔣次公表  
處士程得魯墓表

新安有二程生者兄弟也北首燕路介徐子奉謁而造  
余行步偶旅若不勝衣旣登成拜矣與之語言必稱先  
人蓋其父得魯君沒且二十年而中丞汪先生伯玉爲  
銘其墓先生嫻古文辭重可人學士大夫能言者折衷



馬余既卒業知得魯君賈而儒又知君以二子故不沒沒也君世家秦塘其上世多顯者至父子鏢始行賈既生君奇之曰此必亢吾宗名之參字之得魯而方是時宗人暘爲博士弟子自輟錄知名則行脩遣受暘學居無何病遂棄去從父賈淮揚間淮揚諸賈人治鹽筴談知於尺寸而銳思於毫芒君得其麤獮未有加也而貲日愈饒諸賈人竊怪之諸賈人闌出水鄉鹽緣其間得所欲息且十倍君厲聲數之曰舞知以巧法溷利而生孽不駢首死獄犴不止也後卒如其言君業已與千戶侯等而里中子金多往往爲柔毛綈幕文杯畫案鳴瑟

跼蹙靡曼阿錫相雄長君不其然夫賈所以焦神極能爲羈終世不遺力而讓財者誠求富益貨也一旦敝之供玩好耳目之前無乃不可乎朴齋先君子所命也吾何敢忘於是奉身如貧與用事僮僕同苦樂戶外或滿埃墨不顧而獨喜與英俊並游所邂逅直意者勞苦如平生歡緩急許以死歲時過從盛帷帳供具四方賢豪無論知不知聞其聲爭交驩君矣君雖苦身待士乎至貧昆弟調護之尤厚舉宗爲譜骨肉之親析而不殊父死卽父事仲父子鐸母死卽母事季母張終其身不衰居嘗與閭里浮沉不自激昂其設取予然諾山嶽不移



張  
金石可開也方轉轂吳楚聞所善尼在金陵亟操舟往  
解之至東梁山風覆舟遂沒烏嗥千金之子不垂堂百  
金之子不騎衡君豈知不出此千里赴義以身委人此  
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鴟夷湘纍君子稱之又何疑於  
君藉第令勿溺死每生作旤則泰山鴻毛縣絕矣又況  
與諸賈人競刀錐之利扞當世之文罔乎君素不好言  
鬼神事山人訛言江神至牽羊豕要于路卽羊豕踧伏  
乃大喜神愉臨矣君笑曰是覲巫左道丐糈耳且江神  
奚至此唾而遣之余謂君此事大類西門豹然不聞河  
伯爲豹祟也君卒不能渡江而還異哉語曰蠅附驥曰

千里程鄭山東遷虜也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司  
馬遷猶然稱之至于今若君者儻所謂以末致財用本  
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者耶其名何可埋沒不傳余  
嘉二生之請爲表其藏衣冠之地焉二生者太學生元  
脩鴻臚寺序班元化也徐子惟得與余同里開今爲宗  
伯尚書郎君生正德癸酉二月十有八日卒嘉靖甲寅  
十有一月五日年四十有二葬以某年某月日墓在某  
室吳氏繼孫氏子二女三所婚嫁俱望族

臨潼王府中尉公徐內助墓表

侍御史馮仲好倡道關西士受學者以行誼相切磋嘗



爲余言其門人中尉誼亦善舉子業試爲諸生以例罷而潛心正學敦節儉如寒士循禮法如處子會葬母介紹仲好使使不遠三千里請余表墓門之石知弟子莫如師重違拳拳至意爲之表曰臨潼王府徐內助者輔國中尉敬鈔繼室也宗止條輔國中尉元配封宜人繼則名曰內助徐氏之先鳳陽人與中山王同出從高帝義師有功授百戶曰富富子福緣從征雲南復有功同人攘之調西安前徇數傳曰耕有氣節娶劉安人內助父母也生而淑慎長能誦女訓孝經言動有法雖百態嬉前未嘗換色事親敬養無違父愛之此女丈夫

也惜哉不以充吾宗閔婿久之輔國失杜宜人聞其賢締婚結褵之日母命之曰妻柔而正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持其踵而啼母子皆失聲旣歸則輔國王母李淑人在隨舅姑後滌杯而饌洗爵而飲浣而後饋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李淑人勞之何德而孝我若是泣下沾襟內助亦泣左右無不流涕事舅鎮國公姑惠恭人如事李淑人室中每聞聲雖坐必起立以待家事銖髮以上必親之重任不辭勞假與辭受必取進止不專輒姑好潔誤用其釜炊餅姑置釜不用自恨若無地可容長跼謝過姑哂曰若誤耳寧以細故傷婦心事輔國



綦縞無華飾恪恭無惰容肅愆無疾言中閨閫若無人  
御臧獲不怒而威卽有觸忤不訶譴分職效勤輔國無  
內顧焉睦于娣姒相得甚歡杜宜人子宜滌長矣內助  
久未字而字滌有恩鎮國顓天願吾賢新婦蚤舉子爲  
滌手足亡何有身相室者報曰長婦產在春王正月鎮  
國喜果爾吾不惜金錢勞爾而鎮國尋卒輔國慟毀內  
助哀如之至期誼余生哭鎮國不逮也保母曰此產中  
所忌然猶涕洟蓐次已舉次子誼洩而與兄俱善病齋  
戒禱內外神食蔬糲不御肉夜不脫笄而寢焚香告北  
十請以巳年畀二子副先舅地下之望頭搶地不已乳

醫善治小兒悉解服御貽之或曰不爲悅已容乎曰子  
者親之枝何愛此區區洩患疹乳者食他物起居無時  
下拜陳懇我以兒爲命善育我兒我何敢忘德割筭珍  
以奉而身執勞以佚之外家老媪携二女謁詰所從來  
曰適拾之道旁叱曰人失其子情勢不欲生爾非人乎  
曰不知其人奈何曰爾拾處正人亡處急歸之出門亡  
者哭覓兒兒得還知所由來稽首謝曰徐夫人吾兒更  
生父母也每歸寧傷父蚤逝對兄姊咨嗟不已母卒搗  
膺洵涕瘖色憂容治舍殮棺槨甚具歲時率二子過外  
家拜父母廟祔進退不失尺寸觀者改容生平衣滌補



衣食不擇味而奉姑極肥脂輕煖賓祭饗餌馨香蔬果  
交羅塲協入廩協出時獻歲饋協名姓救死扶喪協孤  
終會新歲謁父祠遂病自知不起告輔國妾死不足恨  
姑老子脆弱弗能忍俟也賴有君在而摩挲二子乃不  
見成人乎轉鄉欷歔不復言遂卒萬曆癸巳三月二十  
有五也距生嘉靖丙寅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九余兄  
弟卜地不吉夢母指示之驚而悟同舅氏地師相鳳棲  
原佳壬子十有一月十有二日藏葬事輔國多令子喪  
內助後無爲中饋者復有媵張誼潯字伯聞奉國中尉  
五君詠七子社具天下耳舌矣娶孫繼馬皆封安人子

存林娶韓某女存椿娶李某女存松娶某女內助女爲  
指揮白金婦誼余誼洩俱奉國中尉余字叔禮娶李逢  
時女洩娶李可言女俱封安人孫男年哥孫女伏姐小  
伏俱洩出明興二百餘年文命四敷卽諸王國宗人能  
詞賦者響臻而理學之儒如叔禮鮮矣孝莫大于貽親  
令名叔禮善則稱親二十餘年不輟孺子慕所論次母  
恩可方蓼莪之雅余不敏爲仲好師叔禮因師及師用  
意深厚非此母不生此子是宜表之以風慈孝焉

### 詹母江恭人張太恭人墓表

常山詹惟業惟柄兄弟爲國家疏附奔奏之臣俱著名



字而合葬其適母江恭人因母張太恭人于開化之東  
臯屬不佞爲表墓道惟柄守成都所部諸長吏嘗徵文  
不佞以壽張太恭人而後承乏領浙憲識惟業武林則  
惟柄沒矣耳目所睹記詹氏事爲稔蓋惟業之尊人道  
南公者爲南京西城兵馬指揮江恭人寔其元配封孺  
人從子封安人贈恭人張太恭人初厭於恭人恭人沒  
乃從子有今封所由稱太者令甲夫沒後例也道南公  
葬馬車塢江恭人葬湖口山會太恭人卒卜東臯吉而  
相墓者言湖口宜遷則所由合葬也江恭人父曰廣文  
詢王父曰司務綏而惟業王父曰星子令紳星子爲諸

生司務公閱其文奇之歸而語其父父因遣從司務公  
受經凡十年安學親師而恭人甫生司務公願謂廣文  
公詹氏子文行不羣後必昌若有息女可室其子則恭  
人所由歸道南公也恭人家世儒聞內則女誠甚習而  
性慈良奉姑江太孺人柔聲愉色無不當意事道南公  
亦如之道南公謁選人而母老不能輦與俱又喪其壯  
子恭人亟請于公君以母爲念則安用妾以子爲念則  
何必妾妾處而代君爲子君出而得如妾者代妾爲君  
子之母君仕而善其官疏爵及母以貴之君納妾而多  
舉子使母抱孫以樂之此之爲大孝則張恭人所由來



歸也張恭人父曰某里中稱善人而公與恭人數數詢  
媒妁得太恭人合法相有懿行亟進以爲恭人副恭人  
御之若娣姒而時教誨之如子女居二歲以太恭人同  
公如京師而恭人獨留養江太孺人每家僮從京師歸  
輒迎門問曰張姬任身耶已而惟業惟柄生以報恭人  
而喜可知也則又問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張姬  
慶育抑得無患苦耶趣家僮入京師呼而丁寧之爲語  
張姬自愛善視吾兒家僮歸則又亟問曰兒日飲乳幾  
何夜寢無怖且啼耶角大小何狀服衣長短若干尺行  
步笑語若何一一瑣科條其人而向江太孺人誦之江

太孺人抵掌日加匕箸也道南公遷陪京之南城省覲  
太孺人則惟業九齡惟柄五齡矣公攜而授恭人揖而  
謝之微卿之賢不及此太恭人亦稽首曰微女君之惠  
不及此恭人則左提右挈而稽首於太孺人曰微大家  
之福澤不及此已稽首於公曰微君之德不及此已又  
謂公曰昔者君無子而有子也若母爲政今者君有子  
而使不媿爲君之子也妾爲政于是拊畜而詔訓之朝  
夕不離左右惟業兄弟亦朝夕若不能離恭人左右家  
人竊怪之非母而母非子而子是必宿因乎而里中兒  
時呼惟業兄弟是江氏出也其母子親愛若此先時恭



人舉伯子蚤卒而有二孤與惟業兄弟年相若恭人令  
四人同臥起就外傳一簞食一豆羹必剖而食之卽惟  
業兄弟兄弟視二孤不知其爲兄之子也恭人體故羸  
比操家秉益悴而二孤復善病則屬之太恭人太恭人  
之子二孤視惟業兄弟猶子不知其爲伯子之子也爲  
之娶婦爲之營生產江恭人坐而論張恭人作而行之  
公又有兄弟之子蚤死其婦魯矢不踐二庭其姑不悅  
也兩恭人必成其志調護之萬端居恒語二子吾得爲  
詹氏婦爲命婦爲人母已爲人王母所取多矣司務公  
知人哉司務公之子若孫汝曹無相忘也翟冠象服非

大慶事不御惟業兄弟貴而意氣靡所加于疇曩至餽  
遺戚里周卹困乏如恐不及遇諸子婦恣柔愛之道子  
婦或小惰逸若弗聞太恭人以爲言召子婦前寬譬之  
向後不得爾子婦匿笑阿家今日大震怒矣家人安恭  
人之寬而憚太恭人之肅閭內外雍雍秩秩如也道南  
公卒恭人哭之慟遂以病歿十年滋甚無守氣矣嘗中  
夜起疾呼吾安在吾安在惟柄趨而問其故曰謙乎今  
者吾喪我病革召母弟來涕泣而與之語已召惟柄暨  
諸孫而慰之吾故孱兼遭多難不虞有今日于願足矣  
復何憾已執太恭人手而泣曰樛木小星人並賢而時



相值千古不多邁若之於我至矣諸子婦無我而有若猶我也自是不視不言三日卒其時為萬曆庚辰正月二十有八日明月惟業舉進士不及見矣距生正德丙寅正月十有八日年七十有五張太恭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某 惟業名思虞今為山西叅政考最兩恭人當晉淑人惟柄名思謙舉萬曆甲戌進士仕至山東叅政其兄名思堯所娶婦及子女婚嫁詳惟業狀及少宗伯陸公誌中不佞篤而論之人情鮮不愛已之子而後人之子在婦人尤甚已之子蚤死子之子蚤孤其愛孤孫尤甚江恭人不以已子之孤加人子之上嗚

鳩心一殆有過之矣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也張恭人訓已之子與伯子之子必劑江恭人之愛無至姑息卒使已之子成人子之子二母醇德遠識蓋男子所不如可不謂難乎不佞特表之以諭史家傳母儀者

居烈婦墓表

萬曆己亥三月十有三日居仲子婦以殉夫死其冬不佞承乏領浙憲士民無萬數稱說之甚詳法當以聞下有司表門主者言是貴家女且其父兄皆文士文士之口何可憑也猶豫不果行不佞為之短氣友人王百穀以書來子力不能得之表門曷為表墓乃表之曰居烈



張

婦茅季之墓而書其事如左烈婦歸安人也其父憲副坤是爲鹿門先生其母沈令人其夫居翼隆是爲郡守守仲子先生六十有五而始舉烈婦母忽乳絕使他人母乳之而又甚慧先生最所憐愛爲之擇對而得仲子仲子父貴而貧或言何以愛女棄之貧士先生曰此子也才而又郡守子貧乃更佳無何仲子父卒于官貧滋甚來爲茅氏贅婿烈婦事仲子甚莊厲輔無冶由色而相其母持家秉部署有禮法人人言小姑賢也烈婦不悅一日請于先生兒聞女從父妻從夫兒婦矣不得稱女爲人子婦曾不得事姑安用婦爲卽大人春秋高有

二兄在先生以爲然遣歸仲子家而仲子復有兩母烈婦事之交相歡也仲子鄉學勤獨處外塾月一歸省頃之舉女女可三歲而仲子病病力而烈婦舉子舉子之某日仲子卒家人以烈婦免乳大故秘不發喪而仲子亦以烈婦故視而不含者經日旣浹旬烈婦始知之乃大慟曰以妾之無良而使夫子短祚以妾之不侍側而使夫子目不瞑請從夫子於地下以謝過擗踊頭搶地瀕死者數矣家人輒持之而陰納三尺綆懷中圖自縊家人益衛之卒不解謀之姆曰是可理論難以計奪也則謂烈婦而知仲子所以不瞑故耶仲子垂死而聞其



有子欲以子託爾爾死爾之子奚託卽仲子見爾地下必恨是使仲子目卒無瞑時也烈婦慙然敬謝姆教擲其所懷綆於地家人衛稍解三年以其子屬仲兄子之以其女屬季兄女之而陽語姆吾從吾母氏薰脩不失作優婁夷皆曰然獨時時若與人對語者竊怪之會寒食謁仲子墓大哭失聲仆地留宿冢舍家人不可促歸復陽自寬吾鄉者遇於一哀而哭乃遂委頓晨興闔戶誠女奴吾疲極甘寢無譁日中猶未起排戶入則復投縲死矣先是烈婦夢仲子來相勞卿念我良苦我故過相邀耳寤而喜吾鄉者以是藐孤從姆氏言忍死今吾

二兄視吾子女猶我也死可矣五日而烈婦死距其生萬曆丙子九月九日年二十有四女曰某子曰某蓋儒者以慷慨殺身不若從容就義烈婦緩死于三年之前而卒死于兩孤有託之後是合程嬰公孫杵臼爲一者也難矣哉烈婦仲兄國縉季兄維維與烈婦同出沈令人人以茅氏父子兄弟比眉山三蘇其爲烈婦傳若詩若誄者凡數十百人皆一時名士云

汪母吳孺人墓表

朱元晦先生有言新安山峭而水清其人務爲高行奇節蓋不獨男子卽女婦亦然然而風氣稍偏遂成結習



張

始以貞烈終爲悍妬魚貫奪寵鷄牝司晨血胤斬焉甘  
同餒鬼比比而是以余所聞汪明經母吳孺人抑何其  
識度弘遠有丈夫之槩也孺人歛巖鎮吳公鳳女歸松  
明汪公良樟事尊章婉而有禮飲食異節衣服異候啓  
居異地無不竭心目焉聚廬而處者娣姒若干人子女  
若干人環而乞脩脯蔬果應之無倦或就度閣拈摸之  
後來者無以給亦信孺人非憂羹也他內外宗若有葭  
萃之故而矜寡疾疾衣食婚喪不勝費者有所貸必予  
不問子母有所見聞必施不間親疎所乳三男俱殤僅  
一女在而後先中有爲畫策者曰若非無子也而子善

天天乎人也何尤丈夫以無後爲大不孝勢必納小婦  
小婦幸有子視若贅疣耳若故憐愛吾曹子爲若謀不  
若取吾曹子子之其德若甚深是若無子而有子也若  
爲適母所養子爲適子何至俛眉出庶孽下哉孺人退  
而深念曰謂我不宜子則然吾君子壯夫非有他患而  
詛之以無子欲委命他人乎夫不置貳非吾意也吾君  
子以吾盛年嘗字不忍見割耳吾何敢以細娛妨大計  
力請公置側室蔡姬始至勞之曰汝外郡名門女女子  
有行遠父母兄弟而又屈于適無乃鞅鞅乎吾不爾也  
吾齒長于汝汝姊我而我妹汝首無異飾食無異味衣



無異采微天之幸旣生旣育汝爲汪氏功臣孰敢侮予  
越二年而舉明經則又謂姬產婦萬死一生此我所知  
也無更以乳抱苦汝昔吾三子而皆失之又安能必汝  
之子一舉而定耶吾擇母爲乳兒汝自善攝以需再舉  
蓋自是三年明經非食乳未嘗斯須去懷而又善病孺  
人居恒壹似重有憂者啼則俱啼泣則俱泣不寢不食  
則亦爲之不寢不食稍長而以其女相左右女蓋明經  
兄也明經嗜炙而惡腥食必坐二人于其側而食之有  
珍怪之食明經必先取足焉女曰以來人不足而彼有  
餘在側者曰適之女不當庶之子乎孺人艷然不說是

非乃所知明經就外傳孺人晨起踵而至闔日夕必俟  
以歸誦其所受書欣然以喜汪氏之慶集此子矣出入  
顧復唯恐傷之或言孤犢逐乳嬌子罵母愛之能勿勞  
乎孺人曰吾兒慤而一無所事嚴歲辛亥新安有流言  
賊將屠城城中人狂走于時明經十歲矣孺人手之悲  
不自勝女父在遠吾停弱婦人兒復穉將如寇何有死  
而已吾死何足惜兒則安歸夜不寐聽鼓聲則懼火光  
燭路則懼持明經汗出股戰積四十日隘不容泣面省  
瘦殆不可識明經噉然而哭則令兩女奴掖坐示健而  
慰藉明經爲汪氏存亡者在兒不在我我亟得兒之母



以有兒正爲今日我雖死猶無死也兒無慟毀我靈有知待兒大吾門也奉父教思母言親師取友好學不倦顯親揚名于世翳起死人而肉白骨矣如此者數四而卒里人轉相告語爲人夫安得有汪氏婦爲人子安得有汪氏母爲人妾安得有汪氏女君乎明經爲諸生高第廩于官而數奇不得志于大比久之始貢春官待除而孺人沒已六十年卽旦莫有三釜之祿將安所奉先德不耀沉痛刺心介其弟道弘乞余所以表章母者其語甚哀其情甚篤至庶幾終身慕矣余惟詩首二南穆木爰斯江沱小星和氣致祥則百斯男卜年八百綿過

其曆恒必由之彼有國君之尊有來媵之禮漸摩已久而豐豐以逮下爲難詠歌絃管不一而足乃若庶人之婦何可求備也矧新安流俗其不類馮敬通幾何今乃有吳孺人以此論賢二南盛時之風殆有過之因次其行事表于墓道之石以比魯母師焉蔡舉明經復舉道範又張姬舉道曉孺人不及見也明經名道某婦鄭文學良臣女子康運婦吳一鵬女有子某道範婦某女子一駿婦某女康運郡增廣生雅流弘器以亢厥宗是孺人大有造于汪也其生正德丙寅四月九日卒嘉靖辛亥七月二日年四十有六葬某所法得備書



周母卜孺人墓表

吳江周公美葬其母卜孺人吉水鄒爾瞻公爲志墓鄒公理學氣節名震當世而弟取孺人抱甕灌園一事謂富貴家克勤克儉卽古治葛之后妃采蘋蘩之夫人所以美王風而絃歌萬世茂以加矣此論推見至隱撮舉道要而公美猶未慊于志旣十年以所自爲母狀屬余表孺人墓夫君子見善則說之長言之詠歌嗟歎之而況人子善必稱親肯寂寥短章已耶鄒公志約公美狀詳各有義存焉余乃衷而爲之表如左孺人秀水憲副大同公女也其母爲公美父貢士公采姑蓋冢宰恭肅

公用從女孺人少穎秀讀禮書及鄭氏孝經能舉其義父母憐愛擇對而見貢士公才儁且喜重親遂以字之年十七歸舅則尋甸守公國南姑則某恭人恒以雞鳴起從夫問寢安否公御食孺人佐餽執勿氣有問辟呬而對母家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幌蒞蘭受而獻於姑又以姑之意分餉諸內外親舅姑喜新婦吾家出故自不凡尋甸公某恭人沒公哀不勝喪孺人贊之襄大事其事公終身無忤容公力學夙興夜寐孺人與恒在前寐恒在後酒脯果實以佐誦讀精鑿甘旨無乏公好客客不時至孺人先儲胥無令囁恥雖累旬月必承權



輿客爲長夜飲侍者跛踣而孺人操作無倦色客或逃酒若倚酒爲狂輒問公寧有失禮耶其敬慎如此公好施而不責負孺人每取券以白公妾聞馮驩爲他人市義市名吾夫婦黽勉同心盡其在我耳公九試不售猶然吾伊不休孺人諷曰事何必身爲之孺子可代也爲之厚幣延經師日夜察其交遊毋有淫朋課業無有惰慢諸子視慈母若嚴君諸姑伯姊娣姒數輩皆名門女酬往無纖芥之間家僮婢千指皆有常職飲食以時勞逸相當不怒而事肅給公卒諸子入邑中道而邑令來弔諸子以爲倉卒主人辭令不可比至而孺人供張咄

嗟辦自輿隸以下並獲豐犒宗老嘖嘖陶侃周顛之母之才何以遠過生平不持齋語諸子人皆齋口吾獨齋心病革言我無一切苦第爲我宣佛號而已公有媵孺人俾得當夕三子一孫猶虞終鮮綿悒時顧子婦宜速爲宜男計其志慮深遠矣孺人生嘉靖甲午二月四日卒萬曆丙申五月九日年六十有三以萬曆癸卯某月某日與公合葬所產三子四女伯應愿鄉進士娶學憲屠公謙女仲應憲太學生娶太學生吳公某女叔應懿太學生公美其字士人稱之藉甚娶學士黃公洪憲女太學生吳士瑞貢士金志道烏程潮陽尹沈淙嘉興諸



生陸鳴陽其婿也孫男邦鼎邑諸生應懿出娶僉憲沈公某女孫女三俱應憲出青浦楊繼廉歸安諸生茅兆海邑人吳昌齡其婿也曾孫二德生聘奉常王公世懋子孝廉士某女和生聘應天府尹黃公承玄子太學生某女曾孫女一字憲副孫公子某太學生某子愚孺人嘗督女奴藝蔬後圃或以糞諸子見而掩鼻孺人恚曰若惡惡臭耶禮糞田必以物地相其宜草人下士也實司其事若曹藉口不學爲圃不知小人之依豈保生之主哉諸子跽而謝不敏鄒公所亟稱孺人以是然田家婦織嗇治生知或及之乃若毋黨夫黨習見貴倨態而惠下無妬忌拮据家人產財不妄費而能分人不望報皆人情所難女婦中尤不易有假令當二南時風人必有取焉余以質公美婦兄京兆公與其執友陸伯生皆言狀信然表諸墓道夫猶鄒公之指也



有如馮余以質公美報京兆公與其持文對山生皆  
皆人謂馮撰文敏中大不易有知今當一南報風入必  
惠于無政息計計家入室根不喪費而銷令人不望辭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七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浙江布政司左叅政孫公劉淑人墓表

扶風孫氏傳為軒轅世裔所從來久矣而譜牒無考其  
貲雄閭右者得才得才子芳芳子完完子述累贈江西  
按察副使配張贈恭人生四男子叔為叅知公公名代  
字紹甫別號肯堂蓋寓開國承家之意云少時器宇凝  
重不逐兒戲讀書一過輒不忘十歲能行文十四為郡  
諸生督學濟南李于鱗先生好古多竒視門下士無如  
獨目公三秦才子召入長安正學書院與諸英雋講業



益縱覽百家言而本之六經所撰忠恕時中諸義深詣  
理窟關中人傳誦之嘉靖戊午舉鄉書明年第進士奉  
使督餉雲中不失黍系庚申除行人使周肅兩藩餼牽  
之外卻一切金幣以母喪歸隆慶初免喪選授江西道  
御史首劾吏部郎僞學文姦削其籍執政徐文貞太宰  
楊襄毅壯之

穆宗郊祀騎而介胄公言吉禮軍禮異服此非所以事  
上帝也

穆宗覽之勃然變乎色巡山海諸關屏騶導攬轡徐行  
按營壘阨塞籌度戰守方略陳之著爲令晉人張守中

備兵密雲亢厲不阿失督臣指公言督臣不宜邊而張  
才任劇張後開府以功名顯薊帥某有局幹而交歡執  
政司馬傲倪自恣贄公幣厚言甘公嚴斥其不可帥爲  
小戢以喪父歸萬曆改元免喪除故官按四川下車卽  
糾奏監司二人守令數人墨吏望風投劾去矣蜀藩護  
衛人陳某與羅江豪右辜權病涉者捕繫論法漢州民  
姚宗璿手弑父廉得狀鞫之驗其尸雷忽震姚死蜀人  
以爲神成都守顧褒以亢直忤前御史誣之事久覆沒  
公集士民訊之同聲曰此循吏卽爲白狀後官方岳著  
名敘南九絲都蠻叛與中丞曾公合策舉師而督詰帥



猶豫不進者帥奮行蠻遂平帥懼後言以黃白數千他物稱是致贖力卻之吾矢于神有一介不義必遭覆絕之禍矧受多餽將吏感泣抵家揭示里門被薦官具謝者以白簡從事使皆遁走乙亥按山西議邊防互市諸利害有綢繆桑土之思焉復計禽斬守讓數輩爲虜中行說者邊鄙無聳在晉在蜀皆大比士士得人爲盛布在中外名臣踵武于時公資久當內遷而警者爲政尚誅戮公持平例數見格撫晉者某子甲忌公讒人交構其間以燕會小故誣讎之疏下公始知自辯數晚矣部爲兩可調中丞于外左遷公承天郡理公不以遷客傳

舍其官精心爲政有大獄積歲不決一訊而定執政閱牘異之已知出公手曰是才請可急使也尋擢儀郎改光祿丞未嘗私謁執政出督學江西三歲三試所識拔皆衆所心儀卽黜者無怨言裁泰和浮梁二邑試士額半士大駭公曰文弔詭已甚泰和蕭生其庶幾乎蕭少年初試衆不謂然是年蕭得雋吉水諸生以巳卯無登科欲更學公令待試何如試則首劉祭酒應秋諭諸生領解仍當吉水榜發而驗至今三十年拜相若八座九卿宮僚史局臺省藩臬郡邑聲稱籍甚者過半高第弟子新淦御史朱某江陵所親信欲祀其父鄉賢按江西



者陳某爲地公不聽以去就爭憲長蜀王公解之銓曹計諸學臣公居最有旨優敘癸未擢浙江叅政偶病遂上書乞歸至秋病力謂伯子孺子可教吾不及見若成吾應得覃恩誥命以疾不果若偕計代吾爲請三試不第卽受一官及時效用無以括帖耗精神伯子敬諾已勸進藥曰吾生平不以星相卜筮而貴惡用參苓栢朮爲壽季秋旣望二日吾命盡之時也卒如其言元配劉淑人三老增女母曰鄧媪少精女紅習女訓父與贈公契相攸得公遂締昏十九來歸以奩具購書若筆札膏燭之費紡紝澣濯烹飪春採執事有恪奉尊章共賓祭

豐腆精潔上事妯娌下事娣婦人人相得狄衣珈珥服以拜命歲時祀先則御之而布素操作如故時公按蜀蜀郵使取道扶風勅家人不得通問在江西每勗公士之進退一家榮辱關焉夙興夜寐三復其文而取舍之庶不失人也公事親色養居喪三年不鮮食涕泗號咷面貌省瘦四時朔望若展墓逢忌哀如初喪淑人爲公分慟贈公有侍兒處之別舍奉事如母歿則厚爲殮葬淑人事之如姑公兄弟蚤逝遺六子三女經紀衣食婚嫁淑人贊之無違病革八分其產六子與二子等而爲書遺之詩不云乎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此保



世滋大之道也。繹思無忘，贈公建祠事。漢末三義，因與父老釀飲，其中景行比德，公率循修舉，不令第廢。贈公以金請官地爲業，公更券爲社學，教邑民秀者。旣貴，不遺故舊，徒步比肩，酬酢洽比，祿入竒贏，以匡困乏。而淑人亦捐其雜佩，佐施屢遷，官不受賀，遠行不受贖贖，緩不克私費，課子嚴小過，訶責不貸，而淑人嚴倍公。或終日詬不絕聲，曰：子不成人，無爲貴子矣。公卒，謂二子若父爲名御史，名學使，年未五十而歿，留有餘不盡，以遺若若曹，勉旃涕隨，言落不勝哀。遂至于病，葬公後十日卒。公生嘉靖乙未九月十有五日，卒萬曆癸未九月十

有七。日年四十有九，以伯子爲令，最誥晉中大夫萬曆甲申十月二十有八日，葬邑東山。淑人生嘉靖癸巳四月八日，卒萬曆甲申十有一日，年五十有二。初封孺人，加恭人，以伯子贈淑人萬曆己酉正月十有七日，祔葬。公右生二子，一女，伯子名崇先，今爲南京戶部郎中，服膺父母之訓，所至以廉能聞。娶韓府教授羅文奎女，封孺人，加封宜人，婦順母儀，一遵淑人禮法。余爲志墓，繼李氏仲子名宗先，邑廩生，娶保定通判王衡女，女適邑諸生廣元尹趙仲玉孫一部，崇先子世法，邑學生，娶贈憲副孝廉楊某子廩生統程，女世范，邑學生。



娶知州吳峻女繼邑學生薛寬女世沐幼女一適舉人  
劉本唐以哭夫死一適府學生王之仕一適千夫長唐  
祝以哭母死一適府學生王俸宗先子世澤娶諸生唐  
時雍女曾孫女一幼世澤出余承乏督學關西過扶風  
謁公長身美髯貌恂恂退讓而意氣激昂言論質慤知  
可受大任佐吾郡無幾何士民能談其事已宦蜀宦晉  
得公遺蹟于案牘風謠間若所聞江西知言知人一時  
罕有儷者年不中壽位不上卿何哉距公後三十年扶  
風人請祀公儒學鄉賢祠伯子民部顯親揚名申以  
天子之命竹帛金石俎豆奉嘗蓋穹貴曼壽者所不逮  
也采撫大凡表公墓道以示秦人先進之範且慰民部  
罔極之思焉

贈戶部主事劉公強安人墓表

余宦秦中七年數過涇陽涇陽多衣冠之士不能無爲  
陽鱗者而聞今藩伯劉公爲孝廉義不溷公府其里中  
月旦評又言公父有君子行余以吏道坐自拘不獲從  
遊旣二十年起家同藩伯仕蜀恨相見晚問公起居則  
沒久矣爲之齋咨已手一編過余而請曰此先考妣行  
實也乞子一言表墓蓋私心欲之長遠矣道阻無繇致  
適有天幸從子於此子善爲我辭余稔知公父子爲執



宿  
筆之役所欣慕焉按狀公名文明字元晦涇陽西里人  
也曾王父河張王父勤父叅累世名長者公娶于强是  
生藩伯藩伯名三才以筮仕官贈公戶部雲南司主事  
强爲安人公廣額面方而豐下腹肥白如瓠少嘗受學  
郡丞强先生日記千言强先生異之而父倦于賈以屬  
公遂罷學顧橐中貲笑曰此販夫販婦朝夕計耳何足  
自苦請於父得千金以鹽筴賈塞上廣陵間不數歲贏  
得過當而恥爲織嗇日遊諸賢豪長者供張脩贄無所  
靳蒲阪賈人與其儕爭訟久不決公片言立解邑子王  
某入芻塞下不中額上官操之蹙取公積芻應命而詣

公願倍直以償公慰遣之緩急人所時有也柰何乘人  
之急以爲利乎吾受如吾直足矣廣陵道中得遺金俟  
其人歸之其人以半爲報公謝曰吾苟利此不俟爾矣  
江行遇盜公潛匿盜盡肱公篋走而過鄰舟鄰舟韓某  
者以身隱蔽其裝盜怒刺之且歾公度盜雖去舟人不  
生心乎乃附載韓舟且莫擁護調攝韓得無歾過宋羣  
盜鳴鏑逐諸賈人而環攻之矢中公脅不目逃手拔其  
鏃盜復刃傷公首血流覆面諸賈人恐頭搶地乞哀公  
立而笑吾豈以財易吾身提其囊傾之無有也盜亦笑  
而去所至見珍異輒市而奉父母葬父不以戚廢易明



宿

器禮儀甚設鄉人聚觀如堵墻與諸兄弟分產聽所橋  
稍旣二季室燬復合產而息之自藩伯外無它子然教  
之甚嚴浙中丞張澤山以舉子業名東南爲購其書授  
讀而知再從子三錫也才使日與藩伯寢處相切劘藩  
伯登賢能書公乃罷賈治田其治田占天時衡土力備  
人事所入十伯他人取以爲法馬暇則閱諸史若陰  
陽農圃醫卜星相諸家而銳意當世之故九邊要害機  
宜茶馬屯鹽利病甚晰嘉靖末鹽法尼不行公謂弊在  
工本工本汰矣復不行公籌之曰當有僞引闌出入耳  
竟如所料論史以呂代羸爲惡秦者之過漢日食晦非

推算誤老師宿儒莫能難也所共事賈人以折閱故憂  
邑傷生公笑曰此吾鄉所語盜以財易身者也家具差  
不乏食肉躍馬以終天年若蔡澤陸賈可矣棺槨含祿  
豫經營無諱日用飲食衣服器具必洗腆精良藩伯微  
以約諫公曰自我作之自我享之庶人食力恒事耳且  
今後世無以加也兒無虞我侈它日爲廉吏則乃公成  
之矣強安人者母故孝廉王佩女弟年十有七歸公公  
爲仲子而伯子邑諸生不事家人作業叔季幼安人佐  
其姑拮据井臼機杵間歲時爲二叔氏授衣壯可室則  
爲具六禮公友于兄弟安人實助公爲德舅氏卞而易



怒獨安仲子婦歲旱薪貴于桂炊黍立辦舅氏奇其能  
公時有事四方安人督課藩伯小惰輒自撻其面吾孝  
廉甥乃不得爲孝廉母耶藩伯大泣安人亦泣已復爲  
好語慰勞之吾少從母見孝廉舅積書充棟兒今所讀  
可卷握而盡何也藩伯以此學日博孰何所與游者非  
其人勃然變色既有子婦矣服勤如故僮手指于使之  
盡力客滿座奉之盡歡服無純帛純帛一御旋筭之雖  
敝補衣澣濯若新事姑竟日立不跛倚事二娣婦三十  
年無異言色愛諸子諸女子若已出果蔬非時不乏共  
而有餘必饋諸姑伯姊當暑置水漿於道飲行者行者

歌之居恒足不出戶母家比舍歲不再過嘗省其弟疾  
在灰法中歸而哀竊避之他所涕泗淋漓恐姑以爲嫌  
也目不知書而曉大義夫黨歲出庸調一金許以藩伯  
復什九而猶瑟縮也脫簪珥先之衆愧無逋賦者母黨  
坐事行金丐藩伯爲關說安人不可非其義也積金如  
斗吾不視之矣先是藩伯薦於鄉有司請予公爵一級  
曰壽官公卻之夫壽官官壽者也吾財踰艾將誰欺藩  
伯困公車二十年而安人卒舉進士以使過家爲公進  
散官公復不受病革命以處士服斂藩伯深悲二人生  
不逮一命風木栝棗之憾狀蓋三致意焉敷歷中外財



勢絕路清直聲藉甚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藩伯有馬禮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公夫婦有馬狀所載細行若生卒葬月日子姓婚姻殆萬言不佞爲采其大者與其可徵者表而出之如右

贈奉政大夫董公許宜人墓表

柳州守董瑞翔海寧人也出余邑人西安尹魏公之門魏公少子爲余妹壻公卒而瑞翔時存問不置余高其誼心識之已共事蜀晉間後先十年所在治行高第累贈其父豫齋公奉政大夫同知太原府事母許宜人比擢柳州歸而上冢奉勅誥作者墓門之隧而屬余爲表

如左豫齋公名樹字汝立先世家大梁有武功大夫健從宋南渡居新昌傳三世潮徙海鹽澈浦八世鎮遭亂徙海寧錢山通經術有當世之具載郡乘中生子慧是爲竹居翁以行義旌門章文懿表其墓娶太學吳深女生子讓有父風亦娶于吳生子太學生洪娶贈御史陶楷女生公幼敏悟父授經史章句通曉若素習侍父母捧手斂容跬步無所慢九歲父卒母年未三十太母尚在弟材甫七歲兩痿兩孤弱如杙上肉危如累卵疊棊舅氏御史陶敬齋憐職公而字之曰汝立其無忘吾命名之義乎公飲泣而諾內佐母綜家政外禦其務有成



人識量小間從經師學俛焉日有孳孳學使祝虛齋公  
器之天所以胙董氏也年十八補邑諸生尋以上等食  
廩諸父蘿石從吾道人澣諸兄漢陽令穀得王文成傳  
習錄以良知爲宗惟公心會而力行之轉相授受多所  
發明諸子鯤學皆繡衣持斧兄弟同朝而公數竒厄一  
第積資久且用明經待詔屬柳州偕計遂請老學使嘉  
其志行引詔賜爵一級不受布素沒齒而已居恒言涉  
世之道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有豪誣公勢甚張所司悉  
其狀坐豪罪豪狃狃如故里有大徭衆議坐豪往公曰  
是其家就窶矣何堪此豪竊聞之詣公搏頰謝過公家

故無逋賦賦長以逋見督有索必予索無已時公手布  
算則溢數十金賦長大慚始以公書生不諳錢穀數故  
相給耳實如公言顧所得緣手盡莫能償奈何公笑而  
置之不復問睦於四鄰相得亡厭左右兩家蓋王父之  
所庇也恩紀有加兩家得保其室不爲豪所侵以售公  
公固讓宗子不能守先世所遺公過之日不忍視已欲  
捐墓田公持不可迄今祀事無乏共其事母生則色養  
歿則祭葬以禮傷母節不被旌思至泣下沾襟外家嘉  
禾存問諸母黨踵相屬也每齒齟齬諸舅必有故人謂  
孝思所通視搯臂啣指者遠矣與母弟和樂且孺一切



吉凶經費租庸劇苦悉身任不以相煩弟亦敬兄雖細  
事必關決而行閭墻者輒舉以相責何顏見董氏兄弟  
公善攝生迨老能細書朝暮手一編誦聲高暢寢疾語  
柳州若當一官敬服三事先世義節懿徽其紹明之已  
三揖其弟爲別遂暝元配許宜人給事雲村公女母沈  
孺人蚤卒繼母李孺人鞠之給事公以方正著名教以  
列女圖傳李孺人教以內則若女紅少成若性十六歸  
公事嫠姑婉婉恭順娣姒油油如也一夕聞王父沒驚  
而仆地因病羸劣恐傷姑心黽勉作勞如常姑益愛之  
初艱於子白姑置助造者白父割其奩爲聘而身下之

字其子與已子同不以姑息長傲歲時饗祀無或不蠲  
姑病不脫衣而侍徒月不假寐居喪慟哭殆毀爲宗族  
婚姻賓客通交際具燕饗爲子行束脩爲臧獲禦饑寒  
課耕織咸有法度差次而所飯惟蔬糲所服御惟椎布  
暮年篝燈刺繡不失文理時時勅諸婦此老婦少受之  
父母而長刑于夫子者也故以身教爾病革諸子婦問  
所欲言曰吾行事具在目前何言之有余惟國家羣俊  
秀於學試其優者廩之以資序貢於朝而爵之寄百里  
之命或爲士師法最善久乃廢弛懸牛頭賣馬脯幾類  
漢人諺矣廩士如董公孝友睦姻任卹具六行焉何負



于士何負于國哉春秋傳有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又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夫公效忠于國天錫祚于公長遠矣公生正德丙寅正月十有九日卒萬曆丁丑十有一月一日年七十有二宜人生弘治乙丑七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甲申七月八日年八十丈夫子三人伯成身娶文學徐文翰女仲成龍卽柳州守娶三老王承勳女累贈宜人繼室平某女累封宜人叔成性娶曹掾馬守忠女叔母朱卽宜人所卜也女子子二人爲文學朱大有祝以列婦孫男若干人文行斌斌鵲起孫女若干人婚嫁皆名族墓在泉山祖塋之次葬以萬曆十有三

年日長至或言公病夢呂純陽療之事近怪不錄由太學公而上別有傳

贈歙縣令方公李吳二孺人墓表

公名湛字子朝其先汝南人自唐長史公徙閩莆刺桐巷至宋禮部公而族益蕃明興蔚然爲宇內聞家矣左丞雪筠公與兄司寇簡肅公同登進士雪筠公之子靜軒公與弟石南公俱舉于鄉靜軒公之子別駕石汀公與弟戶部郎篆石公又同舉于鄉別駕公四子公其叔也少穎敏而沉靜不苟言笑別駕公奇之從父宦臨安師事蕭山蔡生所口授強識不怠日不足繼之以夜雞



聲誦聲相接也屬文濬發巧心翰動如飛師大驚舉酒  
賀別駕父不得而子矣別駕亦心自喜簡肅兄弟之業  
將在此乎比歸遂以儒士偕諸生試省闈前後所歷學  
使者三人皆列高等爲郡增廣弟子員而學使輒坐遷  
不得食廩衆爲失望公殊不屑也是時季弟學使子及  
有雋聲丁卯與公同試省闈其文各有勝場識者謂必  
並第公亦負不在人後已而子及第公不錄恚甚窮日  
之力走二百里歸別駕公寬譬之一棲不兩雄六月息  
而三年鳴夫亦天道也公益杜門掃軌取六藝百家沉  
浸其濃郁而含咀其英華非省侍及慶弔大節不出戶

所纂錄數千百卷今所行尚書經旨其最也諸簡帙裝  
潢丹鉛久而若未觸手者同志五六人爲社事之在師  
友間下意問難應對如注射疊疊之處響如振玉其文  
自成機杼詣微之極高蒼天而深黃泉然悉傳經義無  
奇表險怪語每脫草社中人競相傳寫私之如禁方秘  
典而卒流播烝林以爲瓌寶庚午復不第公乃嘆息吾  
方氏無不由科第起家者迄于余而以諸生終將何顏  
見先人客言君年方富何患公曰河清難俟矣復憂憤  
咯血病革泣而白父兒不能終事大人負罪深重大人  
無以爲念且有諸昆弟及稚子在已撫其子承郁而與



吳孺人訣曰以是藐孤若一髮引千鈞其有以慰大父心遂卒公事二親婉容愉色先意承志昆弟競爽致美食有奇味相待乃殮性不勝杯酌至家庭燕會酬酢忘倦身貴介公子而能下人惡聲不加于廝豎與婦朝夕禮敬有馮君卿樊季齊之風所友悉名下士解帶披襟相期終始不易家席故貲塵塵給自經術外無他好而不以儉吝施郡中寇里人遁走榕城并日而食公自芝城來囊才數金盡以市糗糒充餉歲時察三黨知故資其困如或不及沒之日縉紳大夫若鄉三老若婚姻若朋友若婦孺若緇黃若素未識面者咸哭臨盡哀別駕

公慟甚遂有目眚爲輓語招魂復作誄數百言授其子誦之以當泣公初娶于李爲廩生長芳女婉嫵以供婦職事夫無惰容生子甫二歲而以避寇榕城與公備嘗險阻尋卒繼娶于吳爲員外郎恕孫女與李比德舅姑與夫忘亡也公故不問生產孺人治家勤緩急豐約中度見公屢詘若有不豫色然時從容諷諫憂能傷人且無益成敗旣公病力奉湯藥相起居日叩天期以身代公卒不起年方二十矢以身殉投繯者數矣諸姒娣曰母存孤存孤存夫存也母歿孤歿孤歿是重歿夫也孺人乃大寤憶昔者先君子遺言何敢歿拜諸姒娣之誨



遂斷一切食用服御蓬首垢面柴毀不勝衣而日抱哺其子乳涕交下謂古者喪事有近無遠營窀穸葬公臨其穴呼天長號聞者莫不酸楚子長延名師教之無論束脩諸所需纖細庀具子小惰掩面而啼未亡人所不處者謂何而孺子若是子爲諸生以文會友豐酒食犒之而恒戒子婦家人民之失德乾餼以愆自昔然矣公故有媵生女孺人視媵若娣視女若已出裝送良厚舅姑喪則曰未亡人代先君子爲子葬祭以禮勿之有悔焉耳矣子有室則曰未亡人代先君子爲舅子舉二子則曰未亡人代先君子爲祖愛而勞之勿之有悔焉

耳矣子旣舉於鄉爲具文繡之衣不可先君子不食其報而未亡人何得有此子婦喪孺人復泣不患兒無繼婦而患孤孫無繼母未亡人之不以繼母爲人詬病也苦心自知耳已而復納婦愛而勞之如初子成進士爲令迎孺人孺人已病謂婦曰極知而夫念我如我命何善語而夫勉力功名爲清白吏子孫吾與先君子瞑目矣守節立孤三十年所司按令丙以請詔旌其門子免喪復除欵令以考最贈公如其官兩母爲孺人公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三李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某吳孺人生某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



某墓在赤泥乾南山之麓距城十里而近子一人卽承  
郁字伯文文學政事有聲於時婦曰余曰林封贈俱與  
姑同余生子曰元康元慶林生子曰元賡元某媵所生  
者最少曰元某詳具狀中公有才美困諸生不獲施用  
又不幸夭折然沒而父爲之喪明三黨之戚通國之衆  
爲之涕泗齎咨非篤于人倫何至是以人事責報于天  
天之于公不仁矣有婦生子有繼其婦者成之婦以節  
徇其夫子以揚名顯其父不足於身前有餘於身後天  
道果無知耶學使子及名沆與余同舉進士篆石公名  
攸躋與先君子同舉進士所謂屢世通家余是以詳公  
毋以一時未定之天爲天病也

錦衣衛百戶米公馬安人墓表

夫婦行事而爲表其墓道之石以詔後人績學敦行者  
昭信校尉錦衣衛百戶米公凡三娶元配爲楊安人繼  
爲宋安人再繼爲馬安人助造者爲田爲董楊安人葬  
他所其從公葬海甸莊者宋有子萬春田有子萬鍾董  
有子萬方馬安人未之有也而墓中之誌墓門之表獨  
以馬安人與公儷德並舉云公先世晉陽始祖虎徙北  
地爲安化人隸錦衣校尉傳某世至公兄弟五人公最  
少六歲而孤諸兄嫂不以叔郎齒分羹轅釜公如不聞



宿  
也弱冠粥其產將走京師受世職時諸兄弟富而重遷  
竊笑曰孺子談何容易吾憂其踉蹌歸耳公竟去不顧  
卒受職而畿輔盜起有馮璜者實爲魁公率敢歿士十  
許曹往璜據當路塞絕險者曰石匣營公先登璜迫不  
知所出遂就禽脅從者悉原之是役也公當上賞而僅  
進爵爲百戶他冒公功者倍之公亦不自言疏歸展墓  
諸父老諸兄嫂里黨郊勞椎牛醜酒而賀曰誠不意季  
子能致身於青雲之上吾曹草木與腐耳公笑曰始願  
不及此卽及此庸非天乎敬謝諸大人有不腆繒帛爲  
壽下逮三尺之童無弗霑接者皆喜過望已集諸兄弟

諸子量材授以貲使之息會歲饑捐橐金周其急者數  
百人是歲關以西道殫彌望獨米氏無菜色憲副楊公  
高其義具羔鴈過公廬而爲之銘其先墓令北地誦說  
之賢哉米公二疏置酒高會陶朱公千金散羣衆古今  
人不相遠也諸緹騎刺人陰事所至圍奪財物家爲麋  
滅公獨蔽翼之時規其偶曰多藏必厚亡寡恩必無後  
天網不漏戒之哉戒之哉至潞河或以一娼侍寢公察  
其容有異問之泣而言妾故良家人子婦以貧失身耳  
公愀然出二十金俾之贖鄰人夫婦篤老子之宅而衣  
食之歿葬之重然諾赴緩急如忘其身負責者更給之



火其故券凡數千緡如忘其家家益落而三子蚤失母  
萬春三歲萬鍾二歲萬方暮歲公居榆林帥幕下經年  
不反則馬安人來歸公一切倚任矣安人曾王父誠尚  
憲廟宜興大長公主世閑女教兒時慧敏端麗讀列女  
傳諸書旁及他藝十六而稱人婦卽稱人母爲公綜內  
政不嚴而肅抱哺諸子萬方病疹不脫于懷因以病瘍  
其就外傅也數督而數休之萬春成武進士官北平無  
以辦裝安人盡出簪珥資之杜太君萬春之母之母也  
來就公養安人奉之若母杜太君沒而呼公曰君不以  
妻亡而遺妻之母安人不以非母薄夫之外母皆盛德

事吾歿願爲君子女以報君夫婦萬鍾長受書課之如  
萬春公日理農桑暇則召所善棊酒爲樂安人膝萬鍾  
而詔之曰而父不私名一錢不忍一物失所凡以貽若  
若其勉之甲午萬鍾應省試榜且放諸親夜集以待公  
揖客去獨語萬鍾曰吾拙生計賴爾母俛無敗孺子不  
以此時有尺寸進吾不五鼎食得五鼎祭耳語畢而報  
捷者扣戶矣明年成進士又明年公六十有九薦紳學  
士爲詩歌侑其子觴公爲色喜觴行無算吾起田間得  
武階兩兒遞以文武科進且親身見之也天奉我矣雖  
貧何患已從萬鍾之永寧未幾復歸燕明年萬鍾使人



迎公極知大人意不在祿養顧兒食何能甘永寧多名山水若僊真遺蹟大人雅意赤松君平之爲人請從永寧始公遂往萬鍾見公貌少損怖甚公曰適有河魚腹疾靜攝其將有瘳萬鍾避公而泣而其邑人聞公病效方藥醫卜禳禱者塞路公初度七十徵文若詩爲壽公讀之啞笑恐兒不能其邑以爲我憂今幸而樂有兒以及我我庶幾色起矣少間萬鍾請一寓目諸名山水及仙真遺蹟公曰毋溲飲食毋多騶從我乃安攜一二諸生潛出遊而樂之予三十時有煙霞癖以婚嫁見奪今者遊固非偶飲滿自慶病霍然已還而病復作邑署二

園其一菜百畦其一茆屋數椽梧竹交映公數詠觴其下卽病日猶支策一往再越月寢篤乃入內呼童具沐而卧卧三日而逝前期語永寧余受國恩久未有以報報在吾子永寧泣而請治命公曰力行不在多言明日促斂具永寧請加冠公言掛冠久矣何加焉角巾野服可也東首北面兩手附耳撫膝曲足而側卧馬安人偕永寧暨孫屬纊候息公張目遍視復閉目逝矣馬安人哭幾絕欲以身殉子婦環跽泣諫始起終不勝哀越二年卒公之逝也面如金采奪目膚澤手足不僵永寧人怪之目爲尸解至謂公遊仙真名蹟有所遇焉安人助



公爲德與教子當官咸中禮法三子友愛不別爲孰氏子鄉黨稱孝友焉夫有所受之也公卒永寧人罷市者一月酌酒數百千人號哭送渡河有直至京師者聞安人喪亦如之是足觀公夫婦父子矣公名玉字璞父別號崑泉生嘉靖戊子二月十有二日卒萬曆丁酉六月二十有五十年七十有一馬安人生嘉靖壬寅二月十有五日卒萬曆己亥十有二月十有五日年五十有八葬地則公所自卜也男子三人伯卽萬春歷官通州叅將娶錦衣百戶蔣維藩女仲卽萬鍾娶錦衣百戶李鳳女叔萬方錦衣衛冠帶總旗娶錦衣百戶王嵩女孫男子一人孟騏鍾出孫女三人長者春出適錦衣千戶田鎔子太學生元德二爲方出尚幼公豁達有大度而未究其施陰行善而卒食其報馬安人相之睢鳩鳴鳩義具舉矣永寧潛然而爲余言孤少失因母不能名其行事不幸復至於大故憂苦迷罔悉數二人生平不終其物惟是黃先生之銘也謝比部之狀也無謾語請以表屬吾子永寧才詩所謂彼都人士行歸於周出言有章者也他日顯親揚名有鐘萬竹帛在不佞表其略勒之石樹之墓門爲蹕域云耳

靈州所正千戶孟君高宜人墓表



萬曆乙亥不佞由史館出分守隴右當番虜之交虜王  
俺荅西行衆時闌入塞鈔鹵而番驟寇洮泯階文間環  
視部下材官無能折衝厭難者其明年提調陝西省試  
得今撫寧尹孟召文讀之於書無所不闕而善爲西京  
人語主者格不錄又三年爲督學校西夏諸生則撫寧  
凡兩冠其曹偶遂貢入太學撫寧靈州千戶所人也父  
故官千戶業已屏居田間人往往談其行事甚著不佞  
不得及其壯年牧用又不能力爲撫寧薦一第蓋兩惜  
之旣別去垂二十年而撫寧手狀父母遺行乞不佞爲  
表其墓曰召不敏幸得當世而稱先生弟子夫知召父

子者惟先生能不朽召父子者惟先生隧道之石敢以  
累下執事矣不佞習撫寧父子深乃按狀而表之如左  
靈州千戶所正千戶孟君恩者字君寵庭有雙槐因以  
自號少年恥爲握齟苛禮而涉獵書記深曉兵要立義  
不侵爲然諾領叅將府中堅會督帥曾公銑數出塞討  
虜君梟俊常冠軍獲首虜中率然亦累困有天幸不面  
夷頃之貴溪分宜兩相構而曾公議復河套貴溪力主  
之分宜謂啓邊釁先後所上首虜非實君與曾公胥下  
詔獄久之事白放歸領職如故謀者報虜犯橫城君捉  
髮走出與叅將分啓胙宵突虜陣中奮臂大呼射中其



酋虜敗走畜牧蔽野無所失亡已奉檄守鹽池鹽池延  
寧兩鎮襟喉督帥率以秋時擁重兵防虜君征繕齎糧  
兵弩甚具至割橐中貲克之邊吏往來織路卽敵體者  
身前馬執鐸終夕與於燎而會大盜起鹽池兵纔三百  
大半復以踐更散諸亭障盜馳數十驍騎薄城君不介  
馬而出禦盜騎能從之者甫七人行三十里搏戰盜魁  
許佩杜尚義者剽疾若蜚戰數十合佯棄所劫貨于道  
君不爲動從騎私勸君宜小寬挺君取鞞中刀視之曰  
逐寇如追逃敢言退者斬從騎殊歾戰自辰至酉追北  
百十里而盜咸就擒遠近讐伏袍鼓不鳴者十許年當

道奇君才往往指日而竟莫能用君以年至謝日與閭  
閻浮湛獨不喜見要人有何叅將者數造門請謁輒以  
出亡爲辭君雖武人其事親最孝嘗監河舉網得魚使  
騎奉父母而徐烹小鮮共容度所奉父母者已抵舍而  
後舉箸兩弟業中廢屢資之無倦又周族人窮乏者若  
而人春秋六七十高矣見父兄行雖年少無敢與鈞禮  
配王宜人繼高宜人王宜人鳴沙人鄉三老王公女也  
距靈州二百里父母憐愛之君贅其家甫生子周末逾  
月遂卒附葬王氏墓周以襲君爵入京師還至邠州卒  
其子崇禮嗣以叛兵守城功晉指揮僉事高宜人千戶



高某女生子吉召哲其子周視三子殆有過之與周婦居四十年甚洽比卽諸子婦有過不加惡聲君有猶子某宜人字如其子爲娶婦凡君所欲爲德宜人或先之或後之以故居官三十餘年無多餘之贏諸受施者卽負之亦絕不言吾施義豈若出責哉西夏距長安千餘里兜鍪家鮮知文事君夫婦說禮樂敦詩書以教其子如撫寧兄弟西方之人此爲長雄矣君生正德丁卯卒萬曆乙酉年七十有九高宜人生正德壬申卒萬曆己卯年五十有八撫寧爲令三載部使者薦以十數得封父母故事武臣受誥率敘世系功伐無他美詞而大司

馬以撫寧移文冢宰請贈君夫婦如文臣誥褒敘甚備君在隆慶初遇恩例進階一級今復進級與三品同亦異數也仲子吉爲廩生先君卒諸孫凡某人吉出者崇義崇智崇道崇德義智爲諸生質有其文武焉其先孟珙宋良將傳至忠家光山仕元爲安陽元帥歸附

高皇帝授彰德衛千戶再徙平陽三徙靈州父欽膂力絕人然刻廉布衣蔬食終其身舊史氏曰余渡河入西夏蓋道靈州云習其要害頃者孛賊反鉢虜爲援靈州守將不可下賊以坐困西夏饒米鹽號塞北江南債帥日腴月削民生子髮未燥卽以口收事屬虜款忸怩互



宿  
市將士轉懈嫚不可用孛賊之不爲元昊幸耳孟君結  
髮與匈奴戰當百死之陳離霜露瘵墮之患數矣假令  
曾司馬不中讒展四體以卒職碎輶輶破穹廬孟君固  
軍鋒之冠也萬戶侯何足道哉卒與庸衆伍老死牖下  
儻亦吾家猿臂公之數乎壬辰之役合諸鎮士馬徼福  
假靈於河伯僅乃自完如孟君者數百千人授兵登陴  
面無人色甚者墮黨崇讐有不可言國家歲費租稅萬  
數衣食之何爲者此何可令孟君見也

儒林游先生配陳令人墓表

三代而下漢之學在經術唐之學在詞章宋之學在性

理學至於性理其趣甚正而其名甚美然一切汰去訓  
詁而以臆斷直取濂洛關閩與鄒魯相次自漢以來諸  
儒擯不得錄其所論著評騭或欲駕諸儒之上而揆之  
鄒魯不無軫戾雖號爲大儒者不免焉余所聞閩叔讓  
游先生異是其言諸葛忠武學須靜也是宋儒主靜所  
自始也其言韓昌黎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  
義是仲尼知人愛人之說也仲尼言性相近又言不移  
是三品也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世不以非宋儒而  
以病韓何也其言春秋之誅趙盾猶魏髦之弒不歸獄  
成濟賈充而上之也爲法受惡越境乃免非聖人之言



也以天子之權與魯非聖人之道也仲尼魯人故脩魯春秋假令生晉則脩晉乘生楚則脩楚檮杌耳其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二語疏義耳非全詩也其言裴行儉之黜四傑而取蘇味道也味道之模稜孰若駱賓王之成義其言儀秦不能爲逢干逢干能爲儀秦而不爲者也以逢干之心行譎諫非所以訓忠也狄仁傑爲唐臣而事周旣失身矣五王事在身後成敗安可豫必李陵降虜欲得當以報漢成則爲狄敗則爲李耳漢高帝之分羹謂能權變亦以成敗論也舍人勸太公擁篲迎門可罪也而賞之追不事生業之憾而誇

謂與仲孰多其心無父矣凡此皆獨見無所因襲之言視宋儒直超乘而上之蓋先生之冢孫太初與余遊云然而更悉先生行事不愧古所謂逸民者先生名景遊字叔讓扁其齋曰文人稱爲文齋先生其先爲鄭世叔裔唐自廣平徙建陽宋自建陽徙長溪已徙栢峯代有聞人父介軒處士以敬子槃澗先生德俱稱隱君子而先生少爲增廣弟子員有名其同儕忌之督學使者行部適病目學官以避考報當黜先生欲白其事父慰卹之先生曰吾懼負大人耳大人旣不以屑意見更何懟遂懸其側注冠爲田家裝與傭偶耕而暇則課子學構



精廬積書其中討論夜分不輟子爲築室南陽徙居之樹藝畜牧資給無乏先生樂之曰吾聞祿以代耕孰與耕以代祿而性卞急晚疾惡彌峻每讀史至姦讒瞋目髮上指唾罵其人不已見忠義蹈禍則蹙頰泣數行下鄉人有過面數殆無所容而遇宗黨有恩禮所居距族三里而近歲時必親數存之竟日夕留連忘返聞其喪流涕扶杖走弔兄弟有織芥輒自責題詩於門地下何顏見繆彤皆愧謝相悅以解配陳令人福安熙臺名家女性好施錢穀小羨里閭仰之如外府暮年券多不償而出日浮遂就窘然好施自如又能以婉順劑先生剛

烈先生嘗促其子出應試子不欲行大人不聞龐公貽子以安耶先生曰劉表子豚犬耳復以私愛啓爭龐公私爲琮琦危之故取其子相譬也今盛世寧慮及此陳令人顧謂先生吾一日不見兒卽食不甘先生爲笑而罷先生卒子哀毀亦卒陳令人朝哭夫暮哭子亦卒而太初兄弟兒時先生置膝上娓娓訓誨之舉三喪如禮人以爲先生貽穀之徵云先生生成化甲午三月十有二日卒嘉靖戊戌十有二月十日年六十有五陳冷人生成化己亥十有二月五日卒嘉靖壬寅十月二十有八日不及先生一歲子二人長卽槃澗先生其文行著



精廬積書其中討論夜分不輟子爲築室南陽徙居之  
樹藝畜牧資給無乏先生樂之曰吾聞祿以代耕孰與  
耕以代祿而性卞急晚疾惡彌峻每讀史至姦讒瞋目  
髮上指唾罵其人不已見忠義蹈禍則蹙頰泣數行下  
鄉人有過面數殆無所容而遇宗黨有恩禮所居距族  
三里而近歲時必親數存之竟日夕留連忘返聞其喪  
流涕扶杖走弔兄弟有織芥輒自責題詩於門地下何  
顏見繆彤皆愧謝相悅以解配陳令人福安熙臺名家  
女性好施錢穀小羨里閭仰之如外府暮年券多不償  
而出日浮遂就窘然好施自如又能以婉順劑先生剛

烈先生嘗促其子出應試子不欲行大人不聞龐公貽  
子以安耶先生曰劉表子豚犬耳復以私愛啓爭龐公  
私爲琮琦危之故取其子相譬也今盛世寧慮及此陳  
令人顧謂先生吾一日不見兒卽食不甘先生爲笑而  
罷先生卒子哀毀亦卒陳令人朝哭夫暮哭子亦卒而  
太初兄弟兒時先生置膝上娓娓訓誨之舉三喪如禮  
人以爲先生貽穀之徵云先生生成化甲午三月十有  
二日卒嘉靖戊戌十有二月十日年六十有五陳令人  
生成化己亥十有二月五日卒嘉靖壬寅十月二十有  
八日不及先生一歲子二人長卽槃澗先生其文行著



在儒林仲名某孫四人長卽太初名朴次大韶仲之子  
大新大某孫男某孫女某葬以壬寅十有二月二十有  
五日去之五十有四年太初以藩大夫部郢屬不佞表  
其墓不佞觀仲尼論儒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  
而不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  
爲多游先生微言宏議一軌於正其爲人不醜窮強直  
自遂庶幾儒行所云以子早世孫少所傳塵塵耳惜哉  
爲采太初壙志書其大者陳令人於法得附見焉

處士傅公配周孺人墓表

楚之第多在少者所從來遠矣余所知水部郎傅咨伯

韶令文藻甫冠而第南宮歸學三年對大廷擢上第爲  
州大夫守濮州以能任劇徙澤州余爲之考曰孔門學  
道愛人漢廷奉法循理語故不虛耳咨伯父亦以明經  
起家爲越新昌今年未艾遂謝去就其子封邴曼容陶  
元亮不專美矣常省咨伯于澤余重其高致使使問之  
則已歸而手狀其考妣行實屬咨伯貽余書以墓門之  
表請夫非有卓行隱德安所得子孫賢如是爲之表曰  
傅處士合溪公名理德安府孝感人也其先世江西臨  
川曾王父用顯王父端徙孝感之白雲鄉家焉父樂耕  
公本三子公爲季生有異質父指受書覆問能識其處



宿  
久之成誦通大義既長頽然脩幹氣充而神王儀觀甚  
美出入里閭衆目屬之異人也力田與傭保雜作數致  
甘毳以養父母朝夕上食恒仰鼻息視眉睫必得當乃  
已沒則哭之毀斂葬至誠信無憾忌日若歲時薦享未  
嘗不於邑悲哀也而伯兄貪忍數苦其弟乃與仲皆析  
箸半畝之宮僅蔽風雨兩人事兄益恭卽有譙訶自責  
不敏而已室與伯鄰常伺公如廁持矛穴墻而刺之誤  
中柱秘不言莊事之如故伯內愧解媾而會歲侵踐更  
發軫程督狎至拮据不暇給遂廢書爲藩曹掾冀得一  
筭之復又僕僕刀筆筐篋間嘆曰吏道雜而多端爲人

所賤惡大丈夫七尺軀受人役空自苦爲吾襖襪服車  
牛隴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酌醴焚枯和歌相勞也顧  
不快哉卽投牒去藩大夫以例賜爵一級公具冠服爲  
拜家廟輒緘滕終不御而與閭閻交彌親輕財好施三  
黨之族無論踈戚皆有恩義婚葬量多寡助之里人亦  
然年饑發粟貸貧而不責償饑甚則以糜餼以藥療輸  
作鉗徒四方流民餒歿者樁壘甚衆性闊達不爲崖異  
雖途覲卒遇出肺肝相示欲匿不能告以緩急立應事  
有紛爭居間必解見一善行聞一善言眉端栩栩色喜  
有過掩匿覆蓋之踈踈退讓不爲人先或以惡聲至若



弗聞也卒無芥蒂於懷里中小兒竊議之是夫不敢以  
聲色加乞者何足與治乎公謝曰竊效佛家平等法若  
以爲詈乃見推也于書不多涉獵而所寓目亦不忘善  
談論一笑一謔每有指趣策事可否侃侃指畫才辨之  
士無以難其舉新昌也年踰四十然不爲姑息孩提時  
遣就外傳已屬文時以酒食饌先生坐塾中需其草就  
見少年蹴踘樗蒲輦蹙避走數舉爲戒設小惰不免夏  
楚新昌啼大人暮年何不愛此遺體公曰家人嗃嗃終  
吉不者奚取于嚴君若有少弟吾抗法于若撻以記之  
欲並生哉新昌敬諾折節學問研精諷誦公間以夜分

披衣起竊聽吾伊聲喜曰此何減一部鼓吹新昌爲諸  
生有名省試幾登錄而罷而公不待矣配周孺人年十  
七而歸公二十五而爲公置貳人情以爲難貳有子子  
之如新昌舅姑姓卞而孺人以婉容愉色就養無方手  
所進滌髓輒盡季子婦賢令吾老人口爽侍舅姑疾貌  
憂如子居舅姑喪貌瘠如子周旋諸姒雍穆而恪迄無  
違公好客坐客日滿堂上呼酒酒具呼食食具不足則  
以簪珥纂組易之務精腆雖窮日夕不致囁恥居常蔬  
食浣衣聞雞而起篝燈而績臧獲大小計口賦食夜督  
織朝督耕資用饒佐公施予不小靳里嫗篤老藍縷嬰



宿  
跚延接賑卹無傷其意豪家婦衮服盛妝女奴導擁作  
富貴之容視之蔑如也此其意識深遠殆非婦流所及  
老而誦竺乾氏言手七寶珠若有會疾革問侍兒西行  
繻安在內之衣櫳遂瞑蓋新昌之以明經薦也與所置  
貳涂有子與水部俱爲諸生也孺人猶及見之矣公生  
嘉靖己丑三月八日卒萬曆己卯十有二月十有八日  
年六十有一孺人以生公年七月四日生卒萬曆丁酉  
六月二十有一日年六十有九新昌名偉少子名伊水  
部名淑訓其婚姻姓氏子女及葬月日墓方所具狀中  
新昌慟父母治生勞鬻子閔曾不得食祿而子復貴不

忍其身受享過于親弟伊九齡而孤訓誨之爲諸生以  
文學蜚聲宜室家樂妻孥公與孺人九原有知雖南面  
樂不逾此嗟乎天之于善無遠不報子之于親無久可  
忘余于傅氏父子重有感焉表之所以風也

### 方茂才嚴孺人墓表

方茂才道言者浙温州永嘉人也字守信別號思谷其  
先閩人始遷祖曰彬國初爲溫批驗所大使卜溫東門  
康樂里居焉有子四人長曰普達普達有子曰祖安舉  
永樂辛卯仕爲刑科給事中封普達如其官四傳至顯  
富甲里中好行其德爲鄉三老祭酒子元遇以入粟賜



爵一級是爲東谷公娶陳孺人生女三助造者鄭實生君君生東谷公沒矣陳孺人愛女厚嫁之所遺君產才三之一而君天性孝事陳孺人甚謹自傷終鮮所以事女兄務中陳孺人歡歲時問遺不憚餘力三姊俱先君卒每言及輒流涕不已字姊之所出子若女無異已子女卽三黨之戚與比閭鄉鄰終其身相與無忤色違言方十五歲時值大侵散粟千餘石食餒人人謂童子積而能散後必大興久之母陳孺人卒君體故羸以哭母毀滋甚服除應督學使者試補博士弟子員則病病矣踰月遂卒君配麻行嚴氏少府中川公女佐君事姑與

三女妘竭情盡慎君之卒也有兩少女長子日升甫六歲次子日新在腹孺人哭夫以身從而不忍其孤日夜抱攜沫與乳交飲之後君九年亦卒君生嘉靖辛卯四月一日卒乙卯十有一月十日年才二十有五孺人生嘉靖庚寅七月十有九日卒甲子四月二十有九日年才三十有五二女適朱一勳鄭邦彥日升娶新河全氏女蚤卒繼娶獅溪劉氏女生二子三女子曰履泰履昌履泰娶同里陳氏女履昌爲諸生娶平陽全氏女卽其前母族也女長適源口林師曾次適中塘胡一敏幼未字履昌生三子一女日新娶西關谷氏女生三子一女



予曰履亨履吉履長履亨娶下仙戴氏女履吉爲諸生娶千石寶應簿王之臣女女適谷光熹卽其母族也日升常泣爲余言父彌留時不出一語惟執日升手不釋者竟日夕比母垂絕則又呼日升語之而父在此若等知否已復泣曰吾慟吾大父之沒也不知有吾父吾慟吾父之沒也不知有吾弟吾慟吾母之沒也不知有吾兄弟有今日自吾五世祖以至吾父皆一子而後有吾兄弟吾兄弟有五子又有孫吾兄弟稱人于世皆過吾父母吾以爲先人留有餘不盡者以貽子孫而今吾弟溘先朝露矣吾先人厚施薄取且猶早世吾兄弟薄德夫

安能自固當吾世而幸知公不乞一言以過佚吾父母令德吾何以見吾父母余領其言而悲之東谷公旣沒方氏斬矣俛得茂才君無絕兩子內美脩能保世滋大是遵何術哉陳孺人操家兼以女爲男男卒不敢抗女女卒不能勝男嚴孺人忍死鬻子閔斯以子後九年生以夫後九年卒子之爲孝也婦之爲節也蓋有隱德焉天所福右將在斯矣日升字子謙以文行名里中余聘爲兒師且爲余友履昌以余爲師余兒以爲友知其父子他日必高大君門者也君葬于十七都建牙鄉丁么村五峯之原穿中故有志垂五十年余爲表墓道增誌



所未備以詔來者

處士羅公蕭孺人墓表

羅光祿序之先世泰和余先世吉水同隸吉安郡序之有別業在真州余客廣陵廣陵人無不高序之之誼願締交者余亟見之溫其如玉君子也序之父母沒有年所矣屬余表墓道之石其爲父也志者庶子朱元介爲母也志者少司馬耿子健爲母也表者藩伯何公露皆名筆也集而表之于左方曰羅公名勝梯別號後峰宋大儒豫章仲素先生裔至公詢徙泰和至君善再徙五雲城岡至尚文仲深用科名起家宗伯文莊公兄弟與

族人理大魁及第門望益顯矣公王父鑑以鹽筴遊楚澧州津市信義爲衆所服從者如雲因徙家焉父仲端舉三子伯勝槐仲勝機公其季也三人俱業儒以蚤失父從賈甫有室二兄復卒公遂爲家督精心計操奇贏與時化居業駸駸起顧慷慨多大節見額語目瞬競刀錐之末時心薄之歲時痛二親不逮養哀若初喪與二兄出入必俱衣食讓美沒而斂葬倍豐子其子若已子皆令遊成均師友四方名士爲之治第其華整過于身所居三黨之戚恩隱周渥推及里中貧不自力者飲之貲歲凶無食者與之粟歿者畀之槨貸不能償者返之券



爭訟者從中調護解而後已爲人恬愉不喜矜伎立則  
罄折行則循墻加以橫逆不校往往詣門自責曰小人  
不足累公第彰公長者能容以此舟車所至賢豪皆深  
相結粹遇盜于湖衆或匿其橐公恣所取盜受金而返  
其籍曰無負此公已而索巾履衣被公復無靳盜曰公  
真長者吾輩胸猶有心不忍因公棄弗取嘗病劇若聞  
空中呼羅善人者遂醒卒以天年終配蕭孺人其先亦  
同郡廬陵徙漢陽者大司成以占兄弟其弟也生而幽  
間貞靜父墳相攸歸公執女紅主中饋佐公事父母以  
孝聞佐公事兩娣婦以睦聞佐公撫兄之孤以慈聞公

十九于外孺人當室課諸臧獲量能授事耕耘收穫廩  
有餘粟圃有餘蔬夜則偕女奴作刀尺機杼聲徹戶外  
蓋孺人所治產與公行賈相等埒焉旣舉二男子又爲  
公置媵娛之二子長而課之勤富而訓之儉所延師必  
茂才異等筐篚之贄若朝饔夕飧精腆累年如一日無  
令權輿不承也子之象賢父訓母儀同功矣公生嘉靖  
戊戌五月二十有六日卒萬曆乙巳十有一月十有二  
日年六十有八孺人生嘉靖己亥三月某日卒萬曆戊  
戌七月某日年六十伯子應舉光祿署丞娶彭公鐸女  
仲子應選卽序之光祿署正娶大司徒李公如圭曾孫



女皆孺人出女三人長適某者孺人出二適某三適某者副室劉出男孫九人長瑾士二珽士三琦士四純官五起官六某七某八某九某女孫四人長適某餘俱幼公以某年月日葬常德府龍陽縣鳳山孺人以某年月日葬前山從朱紫陽家法也夫巖穴窮巷之士不能自贍何以及物富人走利如鶩俛有拾仰有取錙銖不釋手自奉而已公愛物利人見聞施舍不設町畦終身無憤悁之色而恥噉名葉相國爲南少宰與耿子健奉詔賜高年爵不受吾聞之婁敬衣褐則衣褐見無功而受服祗自黜耳觀風諸貴人或檄旌其門度之食閣儒者仁讓老氏濡弱公胥有之其刑于在伉儷惠澤在宗族鄉黨啓佑在後人稱述在學士大夫卽學而入道仕而行志何以加于公哉洵可表已

吳太公孫節行墓表

粵西武緣吳氏洪武初自如臯遷者爲秀海公八世而明府用章始顯用章生三歲失父母孫孺人撫之四十餘年不及其仕以卒居恒有懷二人慟曰俊民不天卽父形貌不復省記而其行事猶聞之吾母若長老之口顯親揚名於後世是之謂孝孝者教之本也俊民兩司教不能以親名顯其敢抗顏爲人師詮次父母行實授



其友盧民部張民部王南昌諸公爲之傳爲之賦爲之序而屬余爲表墓焉太公名昺字國明武緣諸吳有明經起家若布衣沒齒者世累善而太公益謹厚退讓稱篤行君子少讀書一再過不忘會父母蚤世兄弟相繼死不能竟學其事父母竭力備物葬祭則倣朱文公家禮里人以爲式叔文鳳無後以所事父事之沒而葬祭降父一等嘗嘆曰學莫先義利之辨道惟在孝弟之間吾於學鹵莽而耕滅裂而耘安望有獲雖然素位而行樂在其中以博功名富貴爲學民斯爲下矣日與所知手談取適雖不善飲喜飲客客至修無算爵竟懼方罷

閑居獨坐草廬古書數帙而已卜而得賁賁于丘園束帛芟芟守志任真得其本性天然之質無假外飾因號賁廬居士云嘗捐貲修南郭大道行旅便之周里人貧不能婚喪者事不勝載初娶于郭無子繼孫公鈺仲女二十來歸直公食貧則以織紵助饗殮而歲時薦先必腆曰以伸吾不逮事舅姑之憾事公儼恪無狎色舉明府三歲公卒慟哭數欲死其母慰之吾老無子獨有女若子呱呱泣將安所仗乎哭告公靈未亡人不卹死如君遺體何所有二心神殫無赦日夜操女紅爲生計外無葍功強近之親可依荼苦萬端甘之如飴里嫗或邀



致嬉遊若召飲者絕不應明府就外傳歸篝燈佐讀丙  
夜不休已補弟子員有餼廩則又詔之爾父言爾先世  
多顯者其思所以克宗年六十明府具觴爲壽泣下沾  
襟若父不知兒有今日吾何忍獨舉此奉母終鬻子娶  
婦字諸孫若女蓋勞勩沒其身疾革時語明府得事若  
父九京幸甚兒勉自立吾與若父須之目瞑公生某年  
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四十有四葬祔祖塋明  
府更擇黃蓋村盤椅里葬孺人而奉公合焉孺人生某  
年某月某日卒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五明府名俊  
民以明經除訓樂昌擢官南雍今爲應城尹孫男二長  
道奎郡諸生娶龐氏某女次聯璧娶鍾氏某女孫女二  
諸生豐應祚文天經其婿也曾孫鐸奎出孟氏有言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今講學家所在而有行不掩言入  
其室婦姑有勃僂者矣吳太公義利孝弟兩言灼見道  
真得爲學之本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刑于其婦能備嘗  
艱阻訓誨孤兒師舊德而綏厚祿家人利女貞有孚威  
如終吉反身之謂也豈不信哉余故表章之以風世且  
勸學焉孫孺人以節行著自有傳



爲學之本

論語

之謂也豈不

自有其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八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封左布政使王公趙荀兩夫人墓表

余同榜四百人惟晉王陽父最少陽父官秦中輦其尊人作齋公來就養公已從子貴再命爲郎余偕僚友孫順父曹以漸謁公衣冠言論先進君子也又十餘年陽父以方伯三命公如其官已爲京兆尹御史中丞撫黔歸而後公卒故事八座大臣曾馳封其親墓當有神道碑而陽父以未考績不與又垂二十年余起家入晉陽使使屬爲表公墓憶去秦三十餘年孫曹兩公亦以御



